

Sing' li tchan' ts'un.
Vraie explication de la
doctrine perçue par
l'intelligence.

Des 10 Comm.
de Dieu.

Sous l'Empire

Série en 4 tomes

III

MAISON M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EE-CONCEPTION
23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Ex. les 10 Cam. de Dine



性理眞詮
三卷

性理真詮三卷上

靈性之道目錄

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見一張

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以下見二張

上主係五倫大原

盡大倫於上主較盡五倫於人更爲吃緊見三張

人不與上主相通則人與人相通者不過私欲見四張

欲盡五倫當推原上主以下見五張

人盡大倫於上主必盡五倫於人

第三篇論字內當有真教

異端昏昧因失真教

真教能補國法不足以見六張

宇內當有真教講明上主賞罰不止現世

真教能治人身更能治人心

必有真教然後人心歸一以下見七張

真教能區分邪神正神

崇奉真教能免異端諸苦見八張

真教至理無過不及

真教能化人心之偏區分人倫之序以下見九張

無真教則人無真德

天地萬物內惟人能奉行真教

人信上主信身後有賞罰較不信之人大可倚靠

上主賦人好善之德卽定己爲人之向極

惟真教能警君心正風俗以下見十張

真教能明何爲私欲何爲公理故行善有準

宇內當有真教切指身後之真福真禍

真教指明人性尊貴高出萬物之上以下見十一張

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

真教能開人心暗昧歸向上主

真教係上古所傳之古教以下見十二張

惟人能遵行眞教以報上主深恩

眞教係上主所立中庸之道他教係後人作成以下見十三張

上古眞教世世相承

眞教遺跡各國皆存

第五篇論眞教惟上主所立以下見十四張

眞教與他教不可等量齊觀

眞教奧旨人不能測故不能立

上主眞教能明眞實之理闢異端之謬見十五張

上主所立拔本清源之眞教能洗剔從前一切惡根以下見十六張

立眞教權係上主人不可干

眞教能去人復仇好色二惡念以下見十七張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瘳人靈病

上主立眞教正施以應靈病之神方以下見十八張

上主眞教能令人防異端之害

現世殃祥莫定故當有上主所立眞教安慰善人警惕惡人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一萬國人心以下見十九張

觀各國所行郊祀大禮足徵有上主所立眞教

賴上主所立眞教方能會悟眞道元旨以下見二十張

上主所立眞教能使人心有定衡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定萬世人心

惟上主所立眞教有原委根據故能令人篤信以下見二十一張

立眞教權係上主人心有靈自能覺之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滅異端紛擾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滿人靈性之願見二十二張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使人識認眞福以下見二十三張

惟上主所立眞教能符合人之本性

上主所立眞教惟欲人心與上主之心相通無間

眞教惟上主所立引高宗夜夢上主爲證以下見二十四張

上主所立眞教能與人性相稱

第六篇論上主眞教與世永存以下見二十五張

上主保存真教遠勝保存物類

上主防維真教超越天文末技

上主於真教更加意保存以下見二十六張

上主所立真教無時或滅

上主命上古人壽延長令其口傳真教至理

第七篇論真教實義聽人考察以下見二十七張

人據本良論理便知何爲真教

真教喜人詳察

上主有時行非常之事特爲賞善罰惡以明真教

真教係宇內公教以下見二十八張

眞教能化人心遵行眞善保守國家

眞教行世殊多艱難以下見二十九張

奉行眞教之人願受艱難莫肯悖教

奉行眞教之人俱懷傳教之心

眞教兼內外形神之禮以下見三十張

眞教所行內外之禮根於人心之本良

眞教爲宇內共遵之公禮以下見三十一張

眞教能安慰受苦之人

眞教能切指人性中諸疾之由來

眞教能令人愛上主順合上主之心以下見三十二張

遵守真教規誠能誕登聖域

真教義理深奧人不能測正爲抑人驕傲

立真教固爲欽崇上主亦爲教訓世人以下見三十三張

真教理雖深奧愈不可不信

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真教

世人深惡真教因不明真教至理

欲明真教當滌去夙見虛心以納公理見三十四張

第九篇異端真解以下見三十五張

欲明真教當詳體中國古經

欲明真教當據本良不可但憑古經

古經殘缺當據真教證明中國古經以下見三十六張

上主姑容異端於世正爲顯明真教

欲明真教當詳察真教實義不得但論人之善惡以下見三十七張

欲明真教當詳察真教內蘊精義

欲察真教當知上主威福與人世威福真偽大相懸殊以下見三十八張

真教實理異端不能滅

性理真詮 三卷上

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

靈性之道

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

後儒曰、徧觀萬國。與吾華夏。俱有所立之教。乃往往意相矛盾。彼此分爭。各不相下。此謂是而彼謂非。且同一教門。卒無定見。方如此立論。旋又如彼立說。卽師弟授受。而操戈入室者有之。方將喜新厭故。各自爲說。此教滅而彼教復興。故中國上古堯舜相傳。惟有儒教一門。並無他教雜乎其中。至周末而正道失傳。異說橫起。洎乎佛老出。而上古相傳之真教。遂蕩然無存矣。可勝悼哉。但人雖矜奇立異。而揆之本然之良。實不能舍教以立身。如宋王安石居心執拗。傲然自是。上空前古。

下蔑後今。原係無教之徒。後乃酷好釋教。不辨其非。以是知教也者。乃發於本性之自然。非由外鑠我也。若然。人苟無教。則縱慾敗度。行同物類。反邪教之不如矣。故勿論人之邪正。皆欲有教以爲遵循之準。如人行路。雖迷正路。而歧途與正路相髣。僞教與真教似同。蓋有僞教方知有真教焉。倘無僞教之謬傳。何以顯真教之實理。爲今之計。其最關緊要者。惟是於諸教之中。擇一至真之教以爲適從。方有定準。何也。因真教惟一。僞教無窮。倘教出多門。人心何以歸於一是乎。夫真教既惟一。必當辨其何爲真教。何爲僞教。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真者當遵。僞者當拒。庶真道明。而人心歸一矣。曩者未聆至教。私心竊謂。雖設教者各立門戶。必各有一理存乎其中。似不必深非。今聞天地間惟有一至尊無對之上主。無始無終。無聲無臭。全能全智全善。實爲肇造天地神人萬物之大元。又云人之靈性。爲上主

從無而造。有始無終。不死不滅。生前善惡。死後賞罰。大哉論乎。斯其至矣。予不能
不心悅而誠服矣。蓋此兩端至理。最關緊要。洵爲諸道之大原。萬理之根柢也。倘
立教無此兩端至理。則不辨而知其爲邪教矣。蓋必推原有此大主。然後人之昭
事有本矣。聽命有由矣。報恩有地矣。又人之靈性。必有始無終。不死不滅。人旅斯
世。必將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待至公之上主。賞罰於身後矣。此兩端
至理。微獨五經垂訓。炳如日星。卽子思子作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亦不
外此也。今幸矣。聞子格言。復徧考經書。知乾坤內外定有一上主。且係至公。降祥
降殃。多俟身後。悠久無疆。絲毫不爽。又知人之靈性。乃上主降衷。實係神體。非關
形氣。明乎此誠。如撥雲見天。他教雖議論高超。鋪張揚厲。但無此兩端至理。爲之
網維。皆虛而不實。浮而無根。雖終身由之。必不能積德修善而獲真報也。曠觀今

古。立教多門。然其所以立教之宗。非謂理氣。卽云太極。非談空。卽說無。甚且假輪迴之誑說。誦誘愚痴。所論賞善罰惡。俱在現世。所論天堂地獄。不但與上主至公之義相悖。且與人靈性之實義。亦大相刺謬。詎得謂探本尋源之真教乎哉。嗟乎。中心搖搖。竟弗能決擇一教以爲指南矣。將欲舍教以立身。又恐來爲我之譏。今已矣。吾守五倫。以盡人道可也。但五倫者人道也。知盡五倫。而不知推五倫之大本大原以從事焉。則又得半而失半也。莫知從違。折衷於子。定有明示乎。

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

先儒曰。子遵五倫以盡人道是已。然盡五倫而不推本於五倫所自出之原。其道尙歉然而未足也。夫五倫係於君親。而上主者五倫之大原也。子盡孝而臣盡忠。乃人盡人道於君父之前耳。上主爲生養萬民形神之大父。又爲宰制乾坤生前死

後賞善罰惡之共君。何以盡人倫之道於世上之君親。而不思盡大倫於天上之大君大父乎。當知五倫之道。賦於上主。盡五倫而不推原於上主。是循其末矣。而探本則未也。夫豈可哉。夫修德積善。必由內而發。斯爲真實。所謂意誠而後心正也。苟行善而意不誠。心不正。則德非真德。徒飾德貌耳。故上主乃萬善之本。其美好無涯。慈恩無盡。若修德而專向上主。則本源清。而志意正。不然。意必不誠。心必不正。非要譽於鄉黨。卽于祿於朝廷。若而人私欲橫流。而將順其私。蓋奉其一身儼如一上主矣。或者盡五倫之道。爲國家享太平。爲身心增德行。則是奉國家與德行爲上主矣。何也。盡五倫之道。而祇爲國家臻久安長治之休。靈性有學問道德之美。而不推本於上主。詎非奉國土人民一己之身心性命爲上主乎。夫人所當欽承弗違。圖報莫盡者。此上主也。蓋吾人外而形身。內而靈性。罔非此主賦畀。

盡大倫
於上主
較盡五
倫於人
更爲吃
緊

賦耳目手足。則有聰明恭重之德。賦子臣弟友。則有孝悌忠信之理。由此而言。盡五倫者。則在人。而定五倫者。則在上主。是知五倫者。乃上主所定。吾人爲善當然之序也。是故吾人爲善。須拔本清源。廓然大公。特爲上主而爲。然後德爲真德。善爲真善矣。譬之一人泛海。遭颶風。壞其舟。其人蕩漾波心。死在須臾。幸執片板。浮水至海嶼。無人之處。其地寂寞。並無人跡。斯時也。孑然一身。更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可謂此人卽脫然五倫之外。無當盡之大倫乎哉。雖不獲已而離世上之君親師長。而天上之大君大父大恩師。必不可離也。蓋無地無時無上主。卽無地無時無當盡之大倫也。人能盡大倫於天上之大主。必能盡五倫於世上之君親。夫然後大經克正。大義克盡。五倫方克全矣。此卽吾先賢所謂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念茲在茲。敬於一而不敢或貳其心者也。夫國家有五倫。盡五倫於世上。

人不與
上主相
通則人
與人相
通者不
過私欲

之君親。則家有孝子。國有忠臣。然後世上之君臣父子相通。家齊而國治矣。六合有大倫。盡大倫於天上之大君共父。則宇宙多仁人。寰區多義士。然後天上之大君共父與吾人相通。乾坤內外之教法彰矣。吾人必互相維繫。方得相通。苟人與人不相通。則世道悖違。人事乖亂。人與上主不相通。則生不知其何所來。死不知其何所往。現在所行。究不知其何所爲也。由此觀之。盡大倫於上主之前。不較盡五倫於人之前。更爲吃緊乎。○人之本性。喜同居。不喜獨處。故必父子相親。君臣相孚。朋友相須。倫常定而後人心方安。不寧惟是。且寰宇內有肇造乾坤之大主。必與上主相通。而欽若弗追。拜稽恐後。然後此心方愜。此無足怪。乃人之秉彝。自然。然而然。非勉強而致者也。豈類禽獸趨叢走壙。喜野居而厭羣處。冥然而無真向乎。倘人與人。但以形相通。而未以其神與上主有默相契合者。則人與人相通者。

無過貨財耳。私欲耳。非率性而然。乃自私自利之情使之而然也。論上主無曰高。高在上。吾茲藐然。混然中處。遂不獲與之相通也。今觀天高明上覆。地博厚下載。萬物雜陳其間。變化莫測。功用昭彰。正顯示上主全能神智至仁之妙。福德無疆之美。令人仰觀俯察。悚然而知其中定有一造化天地宰制羣生之大主。誠宜感恩報德於無盡耳。況吾人率其本性。不待思慮。不待勉強。於利己者則好之。害己者則惡之。遇奇美而嘉賞。親醜惡而厭憎。不但此也。且欲善而向善。受其恩必思報其德。順其心不敢違其志。敬老慈幼。忠君孝親。凡若此者。俱係良心固有之理。上主真教之階梯也。蓋天地間有形之美好。世上有形之君親。莫非迪我蒸民。識認天上萬美好。萬福德。恩義無窮之上主也。必如此。然後宇宙間。真教實義。方能由粗達精。由淺知深。漸入真教正路矣。不然。則良心乃上主降衷之恒性。不將徒

欲盡五
倫當推
原上主

然賦之。卒不獲宇內真主以事之乎。○或曰。吾恪守本心之理。盡五倫之道足矣。
奚必遵奉一教以爲持循乎。當知吾人本性。雖具聰明才智。倘不立教以品節之。
非過則不及矣。教也者。所以抑其過。勵其不及。使之歸於大中至正之真教者也。
蓋本性之良。以明理爲職。乃上主所賦。能明庶物。察人倫。分是非。定從違。自然之
權衡也。但人之本性不足恃。高明者或泛鶩於空虛。拘謹者或阻格於昏墜。必有
真教以爲之閑。則本性之聰明才智。庶不致放蕩無羈。萎靡不振矣。姑不論此。倘
吾人居世。昧然一生。竟不追遡天地間有一赫赫明明之上主。欽崇其德。圖報其
恩。可謂其人能守本心之理。盡倫常之道者哉。何也。上主係降衷大主。賦性真宗。
守本心之理。盡倫常之道。必推原此大主而欽承焉。然後本心之理以全。真教之
實義斯克盡矣。○盡大倫於上主之前。則得上主之歡心。生前死後。必蒙福祐。盡

人盡大
倫於上
主必盡
五倫於
人

異端昏
昧因失
真教

人倫之道于之前。則國家享寧謐之休。奏太平之效。蓋事人之道。與事上主之道。兩者原屬一致。上主子賦畀之初。已定之矣。是故人盡大倫于上主。未有不思盡人倫之道于人世者也。但欽若上主。更爲綦重。倘昭事上主之心有缺。而人倫未必克盡也。盡人倫之道于人世。而不思人倫之道本于上主。是惟知盡人倫之道于世上之君親。而不知盡大倫于天上之大君共父。人道雖云克盡。而上主不償其功。卽償之亦不過以世福報之而已。以此而論。子謂盡五倫之道。卽足爲真教。不誠缺而未備乎。

第三篇論字內當有真教

吾人欽崇上主之心。愈專篤。道理愈精明。愈浮淺。道理愈昏昧。子試觀異端悖理。其心性昏昧。不可言盡。貪想常生。取童血以當藥。妄期冥侍。作木偶而從屍。敬禮

真教能
補國法
不足

字內當
有真教
講明上
主賞罰
不止現
世

神佛。演不潔之戲文。離經而畔道。祈禱雨澤。行無稽之禮節。亂俗而傷風。諸如此類。總緣昧失真教之正傳。故謬戾百出而罔覺也。蓋真教如日。太陽高懸。光照天下。而黑影自無矣。○人具靈性。雖明善惡。辨是非。然而本性之明不足恃。宜有國法。示之章程。遏其私欲也。但國法雖嚴。而黜陟往往不明。故巧詐之徒。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竟致漏網以逃生者。不知凡幾。且國法不過治其身。不能治其心。真教能補國法之不足。因真教有至威靈。至赫濯。至公至義之上主。時時監觀人心。而不爽。惡盈而罰隨。不惟暫罰于生前。且嚴罰于身後也。若然則真教有補于國法者大矣。○好善惡惡。人性之本然也。但克慾修德。必逆己私。然而明知私欲難制。而奮然自興。苦身克己。不畏其艱者。乃上主賦畀之初。命人以當然之理。莫敢不如此也。故順之者則身後定膺重賞。悖之者身後定膺重罰。近代儒者論行善之

真教能
治人身
更能治
人心

美。作惡之醜。褒之貶之。可謂至矣。然福善禍淫。祇言現世。不及身後。如此之論。何以警頑殘之心。使之改惡而遷善乎。此無他。因其曠觀今古。行善者多困苦終身。作惡者反快樂一世耳。然因此更曉然知寰宇中定有真教。迪蒸民趨善避惡。以膺身後之真賞真罰也。○邪說橫行。壞人心性。執真教之理。提撕警覺。如人身染瘋狂瘟疫等症。語言行事。紊亂失序。雖以正言。誨之諄諄。令其醒悟人事。無奈其病已深。徒勞無益。非遇良醫。施以善劑。除其病根。則其病愈染愈深。不陷于死亡者幾希矣。今二千年來。異端雜出。逆理亂常。迷人心志。害人本良。中國儒者雖具一己之論。闢異端之非。令其遷改。卒不能變其邪心。歸于正道。何以異是。悲哉悲哉。當今之時。正宜講明真教。確認上主。直指乎降祥降殃之顯赫。申明夫賞善罰惡之大權。斯邪正立見。真偽昭然矣。蓋真教能治其身。兼治其心。外而規矩嚴肅。

必有真
教然後
人心歸
一

秩然不紊。內而誠意懇至。肫然弗移。苟真教之是遵。則既明宇內之真主。又明真正之賞罰。而邪教自然熄止矣。蓋吾人私欲日深。情好日偏。富貴淫其心。安逸蕩其志。異端邪說。又從而蠱惑其性靈。是故驕奢淫逸。無所不至。放辟邪侈。無所不爲。心如病狂。豈不然哉。不有真教實理。誨之改遷。何以拔人心之陷溺。超乎萬物之上。使之卑視自己。而欽崇上主乎。○今觀宇內各立新說。或認理爲主宰。謂天地間何有峨冠博帶之上主。至于論鬼神。乃執兩可之見。謂信之則有。不信則無。謂有亦非。謂無亦非。且謂冥冥事神。殫其心于不可知之理。何如昭昭事人。用其力于有可憑之事。如此立論。原欲黜異端淫祀之非。卒之淫祀不能黜。而上古神道設教之真傳。反因此而愈晦矣。是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闢釋。釋闢道。道闢釋。二千餘載。互相爭論。各不相下。以是知當有真教昌明斯世。然後人心歸一。認上

真教能
區分邪
神正神

崇奉真

主而欽崇之。任邪教猖狂百端。不能不漸就消滅矣。○邪法害人。往往以小利投人以所甘。如人身染毒瘡惡疾。痛不可當。邪法能令之暫愈而稍安。又邪法祈雨。倏忽之間。風馳雨驟。究之地未潤而天已晴。斷不能使甘霖普降。四野霑足也。自古方士妄行。俱係魔助妖人。並非正人君子。乃係貪財好色之徒。以報復爲心。憑僞神以惑世。借邪法以營生。用遂其私欲之隱念耳。蓋邪法偶著其效驗。非人力所能。或有惡神藉氣成形。威嚇人心。或身高數丈。或體矮經尺。或青臉紅髮。或巨齒獠牙。且口吐火雲。身發臭氣。形容醜陋。異態非常。此不爲異。乃上主鍾愛吾人。使之現此怪形。知非正神。防其害。不被其誘惑耳。夫有邪神。必有正神。真教者。乃區分邪神與正神。不容或紊者也。譬之藥有補劑。壯人元氣。邪氣自難侵傷矣。○酷信異端。諸苦咸集。心志迷亂。紛擾不休。或婚喪嫁娶。或安磨上樑。以及起居動

教能免
異端諸
苦

真教至
理無過
不及

靜。語言行事。卜吉則行。卜凶則忌。家業蕭條。賴風水不美。破費而遷墓。宅園作崇。
慮屋宇不祥。耗產而移居。總之禍福之念。深入肺腑。妄謂如此則吉。如彼則凶耳。
不知吉凶禍福。死生富貴。皆上主所定。非人力可求。故終身趨吉。終身避凶。卒之
求吉不獲。而災禍頻來。如人身立高山之巔。四面爲大風飄搖。無時寧止也。倘移
信異端之心。轉而崇奉真教。則生前惟上主是遵。死後有真福可望。是非明。邪正
判。羣疑頓悟。異端諸苦。亦無自而來矣。○真教昌明。人所欽崇者。惟一上主。且知
身後之賞罰。至公極明。絲毫不爽。遵行真教實理。大中至正。無過不及。倘行善無
真教以爲準則。非過則不及矣。憶昔一人。向吾前自矜其孝思純篤。問之曰。願割
肉事親。又如淫慾莫遏。爰娶多妾。妄解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論。外著其孝
親之名。內遂其私欲之念。以致妻妾滿室。耗費家貲。祭養不足。不追恤也。謂生男

乃家門之幸。上可以承祭祀。下可以光門庭。故生男則闔家歡欣。族黨恭慶。生女則父母不愉。隣里不快。非棄之隘巷。卽沉之水中。此種惡風。越地多有之。國法戒殺人。乃往往不顧法律森嚴。手刃父仇。自謂不共戴天。家貧雙親病臥牀第。慳吝成性。不肯延醫辦藥。以慰親心。安之生前。親沒則稱貸銀錢。變賣家資。誇孝名于鄉里。裝體面于親朋。甚至保自己之愚忠。殘多人之性命。史記金末。宋元舉兵圍汝寧。數月不通。糗絕食盡。殺僧人婦女。五歲幼童。食其肉。死守封疆。以顯其盡忠于國家。種種行爲。大乖中庸之道。逆本性之良。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真教乎哉。○真教如太陽光照萬方。行路者依此光而行。必不失蕩平之路。致有歧路之悲。無真教。微獨修德無真向。且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易入歧途而無貞固之守。有真教以爲之準則。則心志光明。規誠嚴密。修德有輔翼之方。進業有勸勉之道。有

真教能
化人心
之偏區
分人倫
之序

無真教
則人無
異德

天地萬
物內惟

罪愆則遷改有門。避惡風則防備有法。倘無真教。修德進業。皆不能合乎中庸之道也。蓋修德如射。失諸正鵠。射雖工。何能中的乎。○真教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所謂中庸之道也。蓋吾人修德進業。所作諸事。向上主則公。向一己則私。真教者所以化人心之偏向。而欽承一上主也。且區分人倫之序。使之各循其本倫。各盡其本職。因此本倫本職。俱上主於命性之初。各賦以當然之則。不容稍乖。致有離經畔道之失也。○無真教則德非真德。必雜以世福之想。試觀今世修德者。殆不乏人。或期功業高乎一世。或慕美名垂於千秋。不過以私克私。此私未克。彼私旋興。或爲清高而遠色。或爲強健而節食。或慮功名有失。循分而供職。或恐驕縱致譏。謙恭而遜順。總之未明真教實理。故所行之善。皆根私欲而發。豈真善實德乎。○天地萬物中。惟人最貴者。因其能明物理。分辨是非邪正耳。故能察真教之正理。

人能奉
行真教

人信上
主信身
後有賞
罰較不
信之人
大可依
靠

上主賦
人好善
之德卽
定己爲
人之向

而無過不及之差。且天地無知。萬物無靈。俱賴人樽節愛養。傳上主之命。使之各遂其生。各適其性也。何也。惟吾人能遵奉真教。圖報上主之恩。確聽上主之命。非強爲也。乃率性而然。不得不然者也。○今有兩人於此。此一人也。篤信真教。欽崇上主。且信身後之賞罰。絲毫不爽。彼一人也。執迷不信。試問此二人。吾將何所取乎。信上主者。在家庭必盡孝。在朝廷必盡忠。在朋友必有信。相托以事。必能成吾事。而全吾謀。吾必取焉。蓋人倫之道。命於上主。賞罰之權。掌於上主。人苟欽崇上主。信身後有賞罰。必能內盡實心。毫無虛僞。假如此兩端道理。虛而不實。人能信之。於國家尙有大益。何況信上主。信上主有賞罰。此兩端至理。係有根有據。不容或疑之真教乎。○上主賦人秉彜之良。必有深意存其間。豈止欲其俯不忤於人。謝無過於君親乎。豈止欲其返躬自審。無愧本心。自喜其德行之純全乎。非但此

惟真教
能警君
心正風
俗

也。推上主降衷本意。賦人以好善之德。卽定己爲人之向極。啟迪人心。使人遵守所立真教之理。更宜契合上主之心。非但止順人意焉耳。○今儒或援引舊章。或自立新說。思欲移風易俗。但風俗日壞。私欲日深。莫能挽回。如人身染毒瘡。深入臟腑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也。以是知宇內當有真教。指明天地間有一上主。操賞罰之權。監觀人心之隱慝。拔除私欲之惡根。方能使人爲善去惡。奮然自興。深悔從前之舊污。勉行今後之新善也。又歷觀史書。紀人君所行淑慝。天上所垂兆象。用以警惕君心。望其敬畏時存。用意未爲不美。但警惕君心。自有至論。今乃謂天上兆象之祥否。俱係人君之善惡所致。其論固非確實。其事亦或無效驗。何言之。試觀昏庸之君。荒淫無度。雖名之幽厲。悍然不顧。明聖之主。勵精圖治。卽屢著災殃。兢兢不回。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載之旱。而聖君賢相。正

真教能
明何爲
私欲何
爲公理
故行善
有準

宇內當
有真教
切指身

可藉此修省其志意之邪正。政治之得失。思有以挽回上主之義怒耳。蓋降祥降殃。考之古今。無論治世亂世。多有其事。其不足以警惕君心也明矣。以是知宇內當有真教。彰明上主賞罰之公義。不專在生前。而死後更著更明也。必如此然後君心戒懼。臣心警惕。胥體上主之心以治國家。則私欲之根自除。風俗方能漸歸醇美矣。○私欲不除。則行善甚難。如理當如此。而私欲阻之。不能遂其行善之願者甚多。若明其何爲私。何爲理。然後行善方有準則。然而人之明悟。易爲私欲所蔽。既爲所蔽。斯時中心搖搖。將認私爲理。認理爲私。卒不能擇一真善以爲適從。真教能明白切示。孰爲理。孰爲私。啟我明悟。助我材力。能拔私欲之根。於天下之理。皆能坦然行之而無疑矣。○好樂而惡苦。人情也。蓋縱其私則樂。克其私則苦耳。以是知當有真教。切指身後之真福。極樂無窮。不似縱慾之邪樂。僞而且虛。詳

後之真
福真禍

真教指
明人性
尊貴高
出萬物
之上

言身後之真禍。極苦無盡。不似克慾之暫苦。微而易過也。他教克己修身。凡所作爲。非以理爲主。卽師心自用。悖逆上主。聽賞罰於自然。名雖修德。實遂己私。不過專想世福耳。獨有真教。講明上主爲乾坤大元。彰善癉惡。使人心知身後真正賞罰。兢惕淵默。而不敢稍萌私欲之念。且有作聖作賢之妙道精理。勸勉吾人。欽崇上主。以馴致乎聖人之域。斷不以他途易其心也。○真教指明人性尊貴。高出天地萬物之上。故教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明其明德。以契合上主。邪教則卑賤人性。而尊貴天地萬物。或謂人與萬物爲一體。雖糟粕煨燼。論氣則殊。論理則一。究之總歸於氣也。或謂人可轉爲他物。故人變物。物變人。彼此輪迴。貴賤無分。或賤人而貴物。奉山禽野獸爲神明。或重頑而輕靈。拜蒼天厚土爲父母。甚或誤認己性。云尊貴無偶。妄謂能駕乎天地真主之上。嗟乎。總因昧乎真教之理。故縱橫其

眞教能
開人心
暗昧歸
向上主

說。肆無忌憚。以至此也。若夫眞教之理。大中至正。洵正道之指南。人心之權衡也。定吾人之本倫。品超萬物之上。貴而且靈。位居上主之下。卑而受造也。

第四篇論眞教惟一。不能有二。

後儒曰。世上不能無眞教。如天上不能無日。倘天上無日。則宇宙昏冥。人事盡廢。世無眞教。則人心昏昧。天路迷惑。是知眞教者。所以開人心之暗昧。使之歸向上主。盡欽崇之道。誠善生福終之正諦也。其有益人世。寧有盡乎。雖然。但曰宇內有上主。人死之後。必有賞罰。執此兩端道理。以教人世。卽足爲眞教乎。今觀宇內多立教門。俱謂天上有主。陟降善惡。然紛紛立論。彼此刺謬。可謂其俱係眞教乎。上主係宇內共主。天地元尊。欽崇之道。宜萬國相同。不可有二。乃徧察萬國。欽崇上主之理不一。若然。則教出多門。紛然不齊。俱可稱眞教乎。夫教出多門。必各執己見。

其教係
上古所
傳之古
教

相軋相排。相爭無已。上主乃萬民大父。慈惠靡極。生吾人類。定欲其相親相愛。互
相維繫。乃起視斯世。異端雜出。不啻如敵國相爭。矛戈相向。仰維上主。乃萬真之
原。愛真而惡假。必大發慈惻。決不忍人世以虛偽相將。彼此仇對。定立真實之禮。
使人從中分別真偽。如太陽當空。而真偽昭然共睹。豈肯使偽教有亂於真教乎。
先儒曰。然。真教惟一。原不容偽教雜乎其中。原其初。固定實理法程。分別真偽。便
人遵守。徧考經書。證據鑿然。迨後人心不古。喜新厭故。邪教紛出。而真教方晦也。
今真教之理。剴切詳明。辨論之下。予自曉然知偽教之虛。真教之實矣。夫天地萬
物有始。前論已悉。無庸復舉。且論夫上主初造人類。兼有二者。一屬神。一屬形。二
者相較。神重而形輕。萬物所以養形。真教所以養神。養形者已全備無缺。而養神
之真教。或有缺焉。斷無是理也。是故開闢之初。真教之傳。已燦然明備。無纖毫缺

惟人能
遵奉真
教以報
上主深
恩

略矣。蓋真教之流行。如日月之經天。山河之匝地。無論人之多寡。地之廣狹。俱有真教行乎其間。夫真教爲人而設。無人則無教。有人則真教卽昭明於世。以是知上主乃造人之大主。立教之公師。人係上主所造。教係上主所立。然後教爲真教也。必如此吾人存心養性。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方能生順死安。復命歸根。而無遺憾矣。不然真教不明。邪教日盛。何以返上古真教中正之實理。滅異端偏謬之妄行乎。蓋真教者。乃先儒相傳上主所立之古教也。凡有新說。皆今人所立之異端耳。○上主具無限能智。無限恩德。然無形象。無聲臭。塊然天地。蠢然萬物。夫孰知之。孰感謝而欽崇之乎。惟人也靈超萬類。秀出等夷。非天地萬物可與比擬也。上主造天地萬物。正使吾人因此而識上主至德靡上。厚澤靡窮。遵奉真教。圖報其深恩于莫盡耳。足徵真教者。從開闢已有。非後世始興也。○夫事始於今。理始

真教係
上主所
立中庸
之道他
教係後
人作成

於古。真教之理。乃中庸至理。自開闢而已然矣。粵稽上古。真教卽流傳斯世。炳如日星。人奉真教。卽是遵從上古以來相傳之正道。非逆古教。而更立新說也。夫真教既爲古教。則古教必離開闢不遠。其間聖聖相傳。真道昭然。實理確然。準此而行。大中至正。必不致有過不及之差。不然。人苟自恃聰明。無知妄作。定迷真教而入歧途矣。何也。他教係後人作成。其所論之理。並無真據真根。觀其外則折規中矩。儀容氣象。萬然可親。察其內則縱慾敗度。醜態惡狀。鄙哉可厭。譬之墳墓。外設色而內朽腐也。以此可知立真教者。定係至尊無對之上主也。人立之教。必自誇才高。俯視一切。謂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衆人皆濁而我獨清。矜奇立異。自闢新說。蔑棄上古之真傳。謬執一己之偏見。順私情而害靈性。蒙理窟而悖真宗。不辨而知其爲異教矣。今謂真教卽是古教。此據古經。切實有本。非我杜撰也。孔子曰。述

上古真
教世世
相承

真教遺
跡各國
皆存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倘執此言質之老彭。彼必云。我亦若是。寧敢妄作。且執此而逕質古初。莫不云然。是知真教之行。世世相承。罔敢或替者。當開闢之時。定有上主所生之人。上主已將此真教之理。諄諄告飭。不啻耳提面命以傳之矣。以此而論。則佛老之教。理氣之說。太極陰陽之論。以及太乙太虛太和五帝等論。昉于何時。皆有歷朝年月可考而知。其非上古相傳之真教。不誠彰明較著乎。○天下萬國。相隔甚遠。彼此不通。雖人心好怪。各國不無異學雜興。然上古所傳真教之跡。尙存什一於千百。未嘗盡亡也。如遇天災流行。或誦經祈禱。或悔過自新。婚配則當空叩拜。盟誓則立願明心。且兄妹不爲婚。親疎必有等。禮儀昭明。不容或紊。又我中華。代代相承。舉行郊祀大禮。前期數日。大君虔居別宮。羣臣齋戒官署。至期則致誠致懇。拜跪趨躐。莫敢或怠。是明知天地間有一上主。而欽承

真教與
他教不
可等量
齊觀

弗遑也。觀此宏規矩典。禮儀攸隆。各國皆然。更係上古真教所遺之寶跡也。

第五篇論真教惟上主所立

真教爲古教。上古之人。已確當遵守矣。但真教之理。純粹精微。全備無缺。惟全能全智之上主。方能立之。非惟聰明才智之士。莫能定之。卽盛德絕倫之聖人。教思無窮。愛人無已。終限於能智不足耳。是知天地係上主所造。人係上主所生。真教亦係上主所立無疑矣。故夫人立之教。雖外面裝點。備極觀美。然或棄實而崇虛。舍本而求末。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人苟卽造物主所造之萬物。與人所造之器皿。精察而明辨焉。其能智懸殊。誠有不可髣髴萬一者。試證之人所作之通草花。與造物主所造之鮮花。一則鮮妍本於生成。一則美色資乎物料。又證之良工所作之渾天儀。與造物主所造之天地。人造之渾天儀。雖日月之運動。七政之流

真教與
旨人不
能測故
不能立

行。宛如一小天地。然不過用物成物。小而且微。暫而難久。豈若上主用其全能。乾坤廣大。萬物紛墮。一命而萬象咸出。運動無息。千古莫能朽壞乎。由此觀之。人立之真教。與上主所立之真教。斷不可等量而齊觀矣。○人心有靈。靈則推明乾坤之內。有一上主。加敬加畏矣。然上主尊貴無上。必舉行何禮。以展其恭敬之誠。非有真傳。未能盡知。又人之靈性。永存不滅。死後定有真正賞罰。賞善人以如何之福。罰惡人以如何之禍。且欲獲此福。當修何善。欲免此禍。當避何惡。此係造物主之立旨。其理幽深莫測。超人靈性之上。雖因天地間有形之物事。極力推究。奈人之聰明有限。不過知宇內有上主。必不能透知以上所云上主立教之元旨。畢竟何如也。譬之一幅極美畫圖。按其線法之工。點染之巧。其筆墨之精良。係畫工外露之技藝。此可得而知也。但其居心忠厚與否。行事方正與否。此不可得而知也。

上主真
教能明
眞實之
理關異
端之謬

不但此也。試近取諸身。卽靈性不死一事。內返中懷。尙覺恍惚無憑。又獲罪上主。上主或赦與否。卽赦矣。當行何禮以補前愆。苟得重罪。上主果寬其既往。與以自新之路否。種種諸疑。理與義深。俱非人之識見。可以推明者。倘昧昧終身。是存不能順。歿不能寧。其所關豈淺鮮乎哉。是知惟有上主所立之教。至眞無僞。本末兼該。始終一貫。透切講明。以上諸理。方能使人心醒悟。知上主生人於世何爲。知吾人作何修爲。始能與上主心相契合。永久不離也。○天下之事。苟與人之靈性無涉。上主秘而不宣者。或有之。以其與世道人心。無關輕重耳。如有天地以來。至今幾何年。太陽距地幾何遠等理。此事人可以知。可以無知者也。若夫上主肇造天地。神人萬物。造天地萬物。養育吾人。生人如此尊貴。如此靈明。而在世多苦。並無眞樂。且人之靈性。永無死滅。生前善惡。死後賞罰。此種至理。於世道人心。所關匪

輕。上主必特立真教。以誨人之不及。使知真教之理。徹天徹地。無所不包。感恩圖報。以盡昭事之禮。斷不令人枉過一生。昧然不知也。況乎邪說誣人。風俗日壞。人心蒙蔽。不向真宗。雖異端荒謬。害盡天下。然喜其誕妄。篤信無疑。至於人之靈性。無死滅。身後有賞罰。真據萬千。微獨不信。且加疑焉。此無他。因異端惑人。譸張爲幻。非誘人以後世之福田利益。卽許人以今世之富貴功名。非談空以枉生。卽主理氣以立命。此種異說。中人心願。投人私情。故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一世作之。千萬世述之。無有底止也。嗟乎。異端流毒。深入肺腑。當今之世。卽有人焉。毅然而談乾坤內外。有一皇矣上主。臨下有赫。上主臨安。無貳爾心。且云上主降衷之恒性。永存弗滅。降祥降殃。不祇生前。兼及死後。如此偉言正論。宜乎奸回聞之而警心。頑殘聽之而喪魄。無如逆人私情。除人妄念。不但不能悅服人心。且羣起而力

上主所
立拔本
清源之
真教能
洗刷從
前一切
惡根

排之。抑獨何哉。以是知當有上主所立真教。循循善誘。將生前死後之大道真傳。講明切究。然後方能使人心之疑根頓釋。而異學荒僻之行。庶不致肆行無忌矣。○但人之私欲。鋼蔽已深。極願宇內無此上主。昭察人心。可以任其私欲橫流也。作如是想者。蓋謂惡人居世。作惡靡止。而富貴終身者。所在多有。設使賞罰惟在現世。必自喜其可以偷生幸免矣。所以自出己見。立異說以惑人。謂天地間何有威靈赫濯之上主。監觀人心之淑慝。降祥而降殃。吾人何有品超萬彙之靈神。推明是非之公理。不死而不滅。不過一元氣之升降飛揚。而變變化化。生生死死。皆是道也。此種異說。大乖正理。何怪人之聰明。因此日蔽。私欲因此日深。陷溺深而無由克自振拔乎。是知當有上主所立拔本清源之真教。洗滌從前之舊染。剔除私欲之惡根也。○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倘一窮鄉小民。目無天王。傲然自是。

立真教
權係上
主人不
可干

擅敢僭天子之威權。議禮制度考文。非但裁及其身。亦誠可大笑也。惟大君有治
理天下之權。方可制禮作樂。以收天下之人心。使之率由王章。不敢違理而犯分。
惟上主能操宰制乾坤之柄。方可立真教明大倫。以攝萬世之人心。命之謹凜教
規。無得蕩檢而踰閑。設天子不立法。羣黎何以遵守。上主不立教。萬世何以欽崇。
蓋奉天子之法。惟謹者。小民之當然也。奉上主之教。弗違者。生人之大功也。但人
不論聖賢。不論愚魯。雖蜂蟻微物。莫達其性情之所以。卽返觀內照。一己性情之
淑慝。亦不能昭然而直通。由此而論。卽聰明睿智之聖。明庶物之理。察人倫之道。
決不能直通上主性情之美。尊貴之體。安能定昭事上主之禮。與上主之美好福
德。可以允合乎。卽使定之一時。而行之萬世。未必無稍差謬也。蓋昭事上主之禮。
微獨外盡其節文。尤當內盡其誠心。人心之隱微難測。人雖聖賢。但能察其外。莫

真教能
去人復
仇好色
二惡念

能攝其心。惟上主全能全智。造人形神。賦之靈性。命之理義。順之則善。悖之則凶。人雖善隱。斷莫能逃上主之監觀而約束也。故惟上主方能立真教。使人修其心之本德。對其獲罪之由來。施以神病之良方也。○君前失禮。按律定罪。罪不容誅。人前失禮。必負荆請罪。方能釋然。乃皇皇上主。尊貴無偶。獨無所立真教。欽崇上主之實禮乎。倘悖真教。而失欽崇上主之實禮。必獲罪上主。可謂其無關輕重。不降嚴罰乎。○人之私欲最殘毒者。無愈復仇好色二惡念也。人雖明知絕倫。往往陷溺其中。蕩而不返。蓋二者之私。固結心中。大殘元性。即用力克之。無奈其力不足何也。惟上主所立真教。賦人神祐。增人神力。能令人深察此中病之緣由。力拔此惡念之根柢。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也。○草木甚微且賤。造物主尙施恩保存。不令他物有傷。故生而或具盛葉。或生荊茨。或具厚皮。以防身而免害。

惟上主
所立真
教能癒
人靈病

況乎吾人較草木貴而且靈。所稟良知良能。能明至理而行大道。但七情亂動。事物紛擾。習尚日非。其汨沒我性靈者。誠併力而齊攻矣。造物主既賦人以良知良能。則慈愛而保全者。較保護草木。必萬萬超出。斷不忍坐視其危困。不立真教以拯救之也。○造物主初造天地萬物。獨加厚吾人。賦之靈性。別賜良和。超越物類。因人方主命。獲罪上主。由是性根頓喪。私欲叢生。累我性靈。如身染沉疴。世世以重。苟信從真教。必可救療。倘諱疾而忌醫。不自承認。則靈病日篤。雖有良醫。莫能救也。但中國真教失傳。人性已壞與否。皆昧然不知矣。試觀今日之人。返心自問。未有不自恨其私欲憧擾。朋從爾思。氣象乖張。縱恣敗度者。若非人性已壞。自主委靡不振。何至私欲汨我性靈若此其甚乎。是知惟上主所立真教。指明私欲之根。有一惡必有一良法治之。如良醫治病。對病下藥。病罔不瘳也。無如人心蒙蔽。

上主立
與教正
施以應
靈病之
神方

上主真
激能令
人防異
端之害

已久。謬執私見。莫識罪原。竟謂人之下愚不移。自暴自棄者。皆係賦性使然。人力無如何矣。如此立論。大負上主賦人良知良能之慈恩。洵上主之罪人也。○人未
有不好善而惡惡者。是人性本善可知矣。然而好善而善不加修。惡惡而惡不定。
改者。豈非人之靈病日深。以致私欲蠹我心性。不能克自振拔乎。孔子教人克己。
大學教人明明德。是明知人之明德爲靈病所拘。私欲所蔽。喪其本然之明德矣。
不然。則孔子教人克己。大學教人明明德。不皆爲多事乎。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
崩。是人性已壞。更可知矣。如人形軀本來壯健。但染寒熱等症。厭膏粱而甘酸辣。
非膏粱不足以悅口。身之病累其口之味也。上主全智。能察人心之隱惡。故立真
教施以應症之神方。則私欲雖勝。無所容之矣。○夫天下之事。雖無一定。而理乃
一定者。精通性理之士。明知乾坤有真主。身後有賞罰。而謬談性理之徒。乃謂天

現世殃
祥莫定
故當有
上主所

下之事。俱屬氣數之偶然。造化之適然。此二人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而世俗者流。竟茫然不知其非也。既不知其非。必大開異端之門。異端思欲惑世誣民。正可藉此氣數偶然。造化適然之語。作爲話柄矣。其流毒於世。豈淺鮮乎。是故雖有一二高明之士。起而痛斥其非。無奈狂瀾橫流。莫能砥柱。當日孔孟深慮此語。大害人心。備述上古相傳之真道實學。思以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卒之孔孟既沒。而邪說淫辭復興。至今日而更盛矣。惟上主所立真教。能正人心之狂惑。解諸疑之昏昧。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拔本清源。決不容其蔓延流毒於人世也。如世有毒草。鳩人性命。上主尙生他草。解其毒以防其害。何況異說雜出。毒人靈性。造物主具大慈惻。安忍人心日趨汙下。不立真教以防之乎。○上主賞罰。原不專在現世。世人不解此意。謬謂作善未必卽降百祥。作不善未必卽降百殃也。且

立異教
安慰善
人警惕
惡人

惟上主
所立異
教能一
萬國人
心

謂惡人操行不軌。專犯忌諱。悖棄彝之良。滅倫常之道。本身福壽綿長。且其子孫有爲帝者。善人積德累仁。幽獨無欺。仰焉而無愧。俯焉而不忤。反致生前患難叢集。死後雖留空名。無補實行。然觀乎此。正見定有上主所立真教。慰善人之苦行。使其愈加奮勉。以邀身後之真賞。警惡人之肆志。使其莫敢縱慾。以免身後之真罰也。史遷不達造物主之元旨。而怨尤終身。以致獲罪上主。可勝悼哉。○上主乃萬民共父。必欲萬國人心。聯爲一心。相通無逆也。欲達此意。試徵之上主所造之天地萬物。可得而知矣。今仰而觀天。高明上覆。丕冒無方。俯而察地。博厚下載。含章莫盡。太陽極大。光照者徧乎萬國。江海注地。流通者盡乎寰區。且物類之生產。各國懸殊。此國所有。彼國無之。此國所無。彼國有之。論上主全能。豈不能令物類萃於一國。無待取給各國乎。當知上主正欲商賈往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通功

觀各國
所行郊
祀大禮
足徵有
上主所
立真教

易事。以美補不足。使萬國往來相通。人心大同。風俗一致耳。何況上主所立真教。切關吾人性靈。必欲人人共守。國國相通。不更亟亟乎。夫上主至公。固欲萬國相通。無相悖逆。然不容隨人自立教名。隨便遵守。致乖萬民共父之元旨也。倘上主不自立真教。何以收攝萬國人心。使之道德一而風俗同。共相和睦。欽崇一上主乎。蓋人心不一。習尚各殊。若教係人立。則此國有教。而彼國嫉之。彼國有教。而此國排之。彼此各立教門。必將自以爲是。莫能自悟其非矣。以是知人立之教。不能使人心歸一。惟上主所立真教。能令萬世人心。翕然大同。共敬一無上真主。方無此疆彼界之殊也。○上主至仁。以好生爲德。乃自開闢以來。不惟吾華夏。卽考之天下萬國。皆宰犧牲以祀上主。夫旣云上主好生。何以自古聖人。必欲戕賊物命。以奉上主乎。然國有鉅典。首重明禋。行之者雖莫追其由來。而定此鉅典者。必由

執私意。妄謂其所行合理。曰吾親既老。其身已衰。今世之樂。與吾親已矣。無復再望矣。殺吾親而啖其肉。是滅其苦也。啖親肉於腹中。是尊吾親而葬之腹中。不忍委之溝壑。狎侮其屍也。如此惡風。通行一國。習與性成。恬不爲怪。悲哉悲哉。倘稍明真教之理。撫躬何以自安乎。我中夏乃禮義名邦。幸無此種惡習。然微言絕而大義乖。陋習成風。橫行於世。亦難僕數。因人之聰明有限。莫能明辨真教之理。故薰陶漸染。迷而不悟。以致此耳。倘聞上主所立真教至理。遵守其所定良規。必豁然大悟。其行爲乖謬。而棄之惟恐不嚴矣。足徵人之明理。不足爲風俗定衡。當有上主所立真教。補我靈神。使人心有定衡。方能力挽頽風之狂瀾也。○人立之教。莫能定人心。而釋人疑。誠哉是言也。徧考宇內。設教多門。遵從各教之人。何以信此而不信彼。謂信之者卽是。而不信者卽非耶。又天下立教者紛紛不齊。各自有

惟上主
所立真
教有原
委根據
故能令
人篤信

說。何以於此一教真知其爲是。于彼一教灼見其爲非耶。此無他。雖德如聖人。亦未嘗無稍差錯焉。故不能定人心而釋人疑也。惟全能全智之上主。決無稍差。既立真教以定萬世之人心。必有真據以釋人心之諸疑。要使吾人心無二向。篤信罔疑。曉然知此真教實係上主所立。而他教雖多。決莫能髣髴萬一也。至哉真教。盡善盡美。誠如日月經天。江河流地。世界終窮。而此真教不能不行也。不然。上主乃宇內大主。萬民共父。造人形軀。不過小體耳。而諸物咸具。無少欠缺。乃生人大體靈性。較人形軀尊貴蔑加。反不立真教以教之。重小體而輕大體。上主全善。愛人無已。吾知其必不出此也。○人立之教。與真教莫能髣髴萬一者。緣真教垂之上古。人立之教。傳之末季。雖有一二精理格言。髣髴真教。皆係真教之遺跡。雖有微善。但無真據。既無真據。人必不篤信。何以警醒人心。盡除私欲之根柢乎。惟上

立真教
權係上
主人心
有靈自
能覺之

惟上主
所立真
教能滅
異端紛
擾

主所立真教。有原有委。有根有據。令人聞之必信。信之必篤。凜上主之監觀。自不容私欲潛滋於隱微中矣。○人欲立教。往往欺世盜名。然知人心難服。至理難昧。不得不創非常之事。以惑世誣民。蓋謂此非常之事。非人力乃神助也。且謂其所立之教。非人意亦神意也。如宋真宗。酷好道教。信惑異說。欲服人心。假天書之名。取譏當世。遺臭萬年。此明證也。而佛老等教之興。亦皆類此。由此觀之。立真教者。權係上主。非人力可干。人心有靈。具本良。自能覺之也。○人心不一。故異說雜興。或指空無以爲宗。或主實有以立教。或不分人物之貴賤。俱歸輪轉。或不辨靈蠢之尊卑。盡有始終。一謂我崇釋教。喜其議論高超。明心卽是正果。一謂我好道教。愛其清白無玷。煉性便能成真。一謂萬物不脫理氣。理氣乃萬物宗主。一謂萬象盡統太極。太極乃萬象根由。種種諸說。各不相下。莫不自矜其持論得正。於理允

合也。當茲狂瀾橫流之時。卽德如孔孟。未嘗不深歎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蓋上古經書。固有真傳。然秦火而後。經書云亡。雖求之名山石室之中。皆已殘缺失序。收什一於千百。卽有一二好古深思之士。舉上古經書本意。力正其非。猶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寧有濟乎。且近有一種淺浮之士。不玩經書本文。專以小字爲憑。不知小字者。乃漢唐以來諸家臆解耳。方作如此解。旋作如彼解。議論紛紛。卒無定評。嗟乎。人心狂惑。如百川沸騰。不獲歸源。將如何決排。使之安瀾而尋正路乎。將求之國家之治法。而治法未嘗不善。然治其外莫能治其內。身循禮義。心存詐僞。國法雖嚴。無如何也。以是知上主乃肇造吾人大主。昭察人心而莫爽。所立真教。微獨治其身。兼治其心。使遵循者確然有真據可依。故能斷邪說之橫流。啟諸疑之錮蔽。如此者。並非信人。實信上主耳。信上主則知上主惟一。真教亦

惟上主
所立真
教能滿
人靈性
之願

惟一。信根既篤。任異說雜興。安能擾其定識乎。○造物主全能全智。肇造乾坤萬物。恰當完美。莫不各遂其生。各適其性。如造太陽普照大地。必使之內蘊熱光。體具圓形。環轉流動。施光照耀萬方也。人具靈明。貴超萬品。性之所欲。必有極高無上之事。造物主既造人性。定知人性之所欲。賦其性即滿其所欲。決不令有願徒存不得遂也。夫人性所欲者真教耳。真教之理。廣大精微。無所不備。非人之聰明可以推測而知者。蓋人知善之當行矣。然知其一。莫能會其全。即極力推測。躬行不怠。無奈私欲錮蔽。不能遂其願何也。惟上主所立真教。中正不偏。全美無疵。能感發人心。奮然興起。使之好善必思滿其好善之本願也。所以然者。人立之教。或缺而不全。或僞而不真。故不能感動人心。滿人意願耳。上主所立真教。微獨感動人心。使之嗜德如饑渴。且使人信從。時受上主之聖祐神恩。欣進靡已。此則他教

惟上主
所立真
教能使
人識認
真福

萬不能有者也。○吾人居世。未有不求福避禍者。但未識真福何在耳。故求長生者。則辟穀延年。于利祿者。則患得患失。妄謂真福卽在斯世矣。嗟乎。茫茫宇宙。不啻如石火電光。倏忽莫定。豈真福處所耶。故上古聖賢。於人世福樂。浮雲視之。敝蓀棄之。漠然不以動其中也。蓋真福超人性光。非人識見可曉。萬一者。雖有一二高明之士。悟此世福至虛至陋。夷然不屑。尋覓真福。以愜心願。然非有真傳。究不知何者爲真福。且不知何修可以得此真福耳。須知上主慈善無窮。福德茂加。造生吾人。原欲通其真福於吾人也。無如人性已壞。私欲深而性光蔽。但知生前浮淺之事。莫悟身後元奧之理。此真福之理。惟上主所立真教能講明之。至於人立之教。如釋教所講善惡因果等異說。大壞人心。悖理實甚。烏有所謂真福者哉。○無論何教。俱定當守規誡。責人遵守。但其規誡。或艱苦難守。或條律多端。如此則

惟上主
所立真
教能符
合人之
本性

上主所
立真教
惟欲人
心與上
主之心
相通無
間

人有私欲。有教不如無教者之放蕩自如也。然而徧察天下之人。皆欲有教以立身者。乃人性之本然。必知宇內宜有真教。係上主特賦人性之至理。人苟無教。實與其本良弗合。故人不獲真教而遵守之。必敬拜邪神。信從異說。且無論禮義之國。蠻夷之邦。定有所敬之神。所信之教。以爲歸向也。夫上主既賦人本性。必知人性之所欲。豈有不立真教。以順其性之自然乎。○上主立真教以教吾人者。誠願吾人之心。與上主之心。神相契合耳。蓋善交友者。在乎信其忠言。慕其實德。故能薰陶漸染。觀感取法。益我身心。固良多矣。善事上主者。亦在乎信其所垂正道實學。愛其所有全德真福。故能欽承無二。益我靈性。更靡盡矣。若然。則宇內決不可無上主所立真教。切誨吾人當信之實理。頌揚上主之美好福德于無窮也。夫真教必上主立之者。緣人聰明有限。不足直通上主之奧義耳。故兩間有真教。如天

真教惟
上主所
立引高
宗夜夢
上主爲
證

上主所
立真教
能與人
性相稱

上有日。無日光則無以觀日。無上主所立真教之光。亦無以識認上主。備欽崇之隆禮。與上主相通無間也。○試問備隆禮以敬事上主。與國家籲求賢相。此二者孰重孰輕。必云敬上主之禮重。求賢相之事輕也。當日者。商王高宗。夜夢上主。資以良弼。圖其像。遍訪天下。舉傳說于版築之間。君臣相得。都兪吁咈。治稱上理。夫得賢相以治天下。不過爲一國一世之安耳。上主尙明告高宗于夢中。况吾人苟聞真教實理。則識上主爲生養吾人共父。宰制吾人大君。備禮欽崇。存順沒寧。萬世永賴以安。豈高宗得良弼。可比萬一者哉。○萬象森布。供人使用。俱與人之形體相須。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等情。件件相須。莫能相離。若然。則人之靈神。肖似上主。與上主之美善全福。其相須處。不更切乎。上主至真誠。至美善。人有聰明以向其真。有心思以向其善。上主至威靈。至慈惠。人有敬畏以凜其威。有本良以報

其德。且上主至公明。人有自主。能改惡遷善。邀其仁恩。回其義怒。譬人形軀有病。不過形軀小體耳。尙有內外醫學以療其病。使形軀無恙。况靈性乃人之大體。較形軀尊貴。蔑加。靈神有病。豈無真道實學以治之乎。是故真教道理精微。中正不偏。大益人之性靈。使人能知上主爲何。遵敬上主之禮爲何。且令人執何物以報其恩。運用自主。崇何德。修何惡。始能仰合上主之意旨也。夫醫學小道耳。人之聰明。可以推測而知。行此道於人世。不過益人形軀耳。若夫靈性之學。兼死生之道。備形神之理。語大天地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此惟上主始能立之。人雖明智。孰能推知其所以然。自定所守。倘非上主特立真教。誨之醇醇。安能與人性相稱。坦然由之。而無他歧之惑乎。夫真教原于上主。根於人性。其道一而已矣。但人雖聖哲。其趨不一。其行不同。故其立教也。各就其意之所向。以成其行之所至。不再

傳而異學出于及門。如子夏受學仲尼。後設教西河。專以文學爲尙。竟難異解。非明證乎。無怪乎千載而下。佛老以空無爲尙。後儒以太極爲宗。以理氣立論矣。總之人之良知良能。雖本來美善。然微而有限。卽小如蜂蟻。若易知者。亦莫能透達其性之所以。况眞教乎。是故曠觀今古。凡執一己之見。立教遵守。而不追遡眞教之由來。適見其怪誕不經。蔓延支離。流爲異端。決不能與人性相稱也。

第六篇。論上主眞教與世永存。

後儒曰。聞子妙論。雲霧盡開。固知宇內眞教。惟上主方能立之。人之聰明。誠不能達之也。又知厥初生民。非生自父母。實由造物主從無而造。造物主洵爲萬民大父。宇宙元君。定立眞教典禮。命人遵守。但此眞教典禮。爲惡風所壞。異端所汨。湮滅失傳。其來已久。如莠稗豐茂。而五穀美種。反受壓焉。諒天下各邦。與吾中國。所存

上主保
存真教
遠勝保
存物類

上主防
維真教
超越天
文末技

者不過真教之影耳。而真教之全。槩乎未之得聞也。

先儒曰。仰觀俯察。衆庶繁生。各相戕賊。如火滅水。水滅火等是也。然上主全能。既生之。必保之。莫不令之各安其位。各遂其性。決不致彼此相戕。殄滅無存矣。上主保存物類。尙如此周全。况真教之存。關人性靈。至深且重。豈容異端之學。得而大亂其真乎。是故真教之傳。布在寰區。流行萬世。滅之此國。而彼國必確守勿失。失之彼國。而此國必篤信無疑。是知真教永存斯世。如天覆地載。無時蔑有也。○粵稽中國。堯命羲和制歷。斯時天文之學。可謂大備。迨漢唐以來。雜以異解。天文之學。遂失其傳矣。然中國失其傳。而他國精曉天文者。代有傳人。今傳之中邦。推時定候。無稍差忒。非惟奉爲準繩。且羣稱精妙。夫天文之學。不過雜技末務耳。中國雖失其傳。而他國猶有存焉者。至於人之靈性。其生前死後。畢竟何如。與夫郊祀上

上主於
興教更
加意保
存

上主所
立真教
無時或
滅

主特典。神之真解。真教之實義。考之中國上古經書。其理雖燦然明備。無奈異學
旁興。殊失真傳矣。今觀天文之學。不過有益人身。真教之存。大益人靈。有益人身
者。上主尙保守之必嚴。大益人靈者。乃令之日就湮滅。而不時加防維。有是理乎。
吾知四海之廣。天下之大。定有奉行真教之人。而不敢不信者也。○上主所造萬
物。無不精美。然皆不足擬上主所立真教更極精美也。蓋萬物不過養育人形。真
教所以輔翼人神。小如蜂蟻。至微且陋。上主尙加意保存。令之各得其所。况真教
關人性靈乎。足徵上主更加意保存。斷不任其淪沒斯世也明矣。○人立之教。倡
行者不過一世耳。不再傳而教法泯滅。人心離散。試觀前世。設教多門。至今考之。
踪跡全無。幸存殘編。獲觀一二。要其立教之始末。不可復覩矣。若夫上主所立之
真教。自開闢至今。文獻具足。昭如日星。秉之人心。垂之萬世。無時或滅也。且徧考

上主命
上古人
壽延長
令其口
傳真教
至理

各邦。歷年皆不久長。或此代滅而彼代隨興。或彼姓革而此姓復起。真教立之上主。無時無上主。則亦無時無真教。是故真教之傳。與世永存。寰宇之大。失之此國。而彼國定有傳人也。○歷考史書。上古之世。人盡遐齡。不似今日之短促。微獨中夏如此。各國經書。莫不云然。試觀堯舜之世。登上壽者必多于文武之時。則堯舜以前。人壽之延長。亦必多于堯舜之時可知矣。所以然者。因上古人稀。上主令人壽高年長。欲人類蕃滋。奉事真主。確傳真教也。且爲古初方策不備。書教未興。欲人類胥臻上壽者。所以補無書之缺。使人口傳真教。不致遺亡耳。故上古之人。在世多至數百歲。膝下子孫。蕃衍日盛。至以數百計。乃口授上主真教。令其一家子孫。篤信遵守。罔敢或替也。至今書教已興。真教昭著。人壽短促。無關輕重矣。觀乎此。則上主保存真教。其用意不良深哉。

第七篇論真教實義聽人考察

後儒曰子謂上主保存真教永存宇內不令泯滅立論確實其說良然矣但真偽並行邪正難分將何所區別使真教昭著于普世令人人共曉乎

人據本
真論理
便知何
爲真教

真教喜
人詳察

先儒曰人之聰明雖不能自立真教然能辨是非分邪正定從違也真教者乃人聰明之定衡也人苟以其良知良能據爲準則則是非既判真偽可以立決矣所關豈淺鮮哉但恐人傲然自是不肯據本良以察真教實義則所見不真所守不定如此則是非邪正混然不分異說方得入而亂其心志無所定其從違矣○上主真教無論行於何方所定規誡莫不合人本性行所無事並非拂逆人心強人必爲也蓋良善慈仁謙恭忍耐諸德本乎性靈上主所立真教不過因此而利導之耳是故人于真教必當詳察其實理焉蓋察而後明明而後信信而後行久之則

上主有時非常特爲善以明教
以明真

習與性成。道與心合。中心悅之。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邪教不然。不令人明之。必強人行之。蓋邪教原係人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不惟難明。且隱僻詭異。恐人明之。卽不願從之也。真教乃上主所立。根據鑿然。本末一貫。愈明則愈知其美。愈察則愈服其真。倘立教不許人察其根柢。以定從違。觀此踪跡詭密。其爲邪教彰明較著矣。是知上主賦人良知。正爲考真教以奉守。察僞教以拒絕耳。人有聰明。安可誤用乎。○倡行邪教之人。要人信從。定樹非常之事。以惑人心。故黠染裝飾。備極巧詐。其用心亦良苦已。微獨中國。考之各國。莫不皆然。如宋真宗假天書之名。倡行非常之事。震驚一世。亂人心術是也。夫天下之事。有僞必有真。造物主宰。制乾坤人物。降祥降殃。雖常順物理之本然。但上主能定物理之本然。亦能逆物理之本然。有時逆物理之本然。行多許非常之事。以彰真教。特爲令人識認上主。

真教係
宇內公
教

之威嚴。恐懼修省。遷善改過。以敬真主耳。今察萬國典籍。紀載上主所行非常之事者。不一而足。試證之中國史書。如陰雨降雷。此自然之理也。清明降雷。乃非常之事也。當日武乙被雷。天氣清明。雷從空降。豈非明明上主。威嚴至極。行非常之事。彰義怒以懲元惡乎。然上主罰武乙之惡。固至嚴矣。而賞周公之達孝。成湯之悔過。高宗之恭謹。又未嘗不至厚也。總之人行非常之事。其事虛妄。不過違道干譽。欺一世之人心。強人信從。上主行非常之事。乃化頑殘。懲奸慝。保全善人。令其識認上主所立真教。彰善癉惡。絲毫不爽耳。○倘設教而分疆域。論爾我。別貴賤。智愚。便非萬民共父所立之真教也。真教乃宇內公教。無論貴賤貧富。智愚賢不肖。皆可以與知與能。且真教迪人行善。諸德咸備。或行法以俟命。或以德而報恩。信上主之尊威。欽承無懈。凜上主之昭察。戒懼時存。君子修德。刻厲功深。舉真福

真教能
化人心
遵行真
善保守
國家

等理以慰其既往。小人縱私。日就汙下。舉真禍等理以警其將來。故萃宇內人士。不論男女老幼。俱可超凡而入聖。亦不論善惡智愚。皆可改過而從新。總由真教。大公無我。故人人皆能成聖成賢。決不使一人有失望之悲。致擯棄于真教之外也。○真教之傳。不惟萬古常昭。且真教大行。能化人心。奉行真善。保守國家。朝代久遠。蓋真教之理。賦之上主。銘之人心。規誡嚴明。包含徧覆。教民奉法惟謹。忠君愛國。教君慈惠羣黎。若保赤子。他教不過申明條律。以彰大君之尊威。使之尊君親上。無敢違理犯分耳。真教則使民警惕淵默。畏君王之法度森嚴。更懼上主之監觀有赫。真教令君曉然知賞罰之權。命自上主。布告萬民。人君之上。更有萬君之大君。賞罰至公。不論尊卑。但論善惡。善則賞。惡則罰。無纖毫偏私。且令民知世上之后王君公。係上主所立。命以治世之權。惟曰其助上主。是故人民恪守王章。

與教行
世殊多
艱難

奉行真
教之人
願受艱
難莫肯
悖教

莫敢隕越。卽是欽承上主。莫敢玩忽也。無二理也。○真教惟上主所立。精微允當。

易知簡能。卽上主之法度也。夫上主惟一。真教亦惟一。固不容他教雜乎其中。然

真僞不容並立。紫能奪朱。邪能勝正。往往然也。是故真教歷盡艱苦。不能大行其

道。而僞教不過隨方布說。人人奉教弗追。蓋今世修德者少。而縱慾者多。故嫉德

行如仇敵。視真教如棘途。故真教之人。舉真教之理。責人遵守。勸人遷改。乃無端

讒謗交加。或議其樹黨營私。居心叵測。或毀其妖言惑衆。立教失真。種種謗言。不

可枚舉。推其心必使真德蒙難而受屈。真教傾危而難存。然後快于心也。又何怪

孔子情殷道濟。所如不合。懷寶莫識。卒厄于陳蔡。危于宋郊乎。○確守真教之人。

知真教係上主所立。關人性靈。至深且重。往往甘受多苦。舍身致命。以證教理之

真實。他教則偶逢艱窘。卽從風而靡。匿名藏跡。避之惟恐不急矣。○信從真教者。

奉行真
教之人
俱懷傳
教之心

知此教立之上主。至公無私。微善必賞。纖惡必罰。生前篤信遵守。死後定蒙真福。獲免真禍。莫不欲普世之人。共享真福而免真禍。然真教之傳。昭垂宇內。無奈人心蒙蔽。不達者十九。可勝悼哉。是故奉行真教之人。體上主慈愛下民之心。微獨敷真教于一鄉一國。且願梯山航海。出萬死之地。遍歷天下各邦。傳教淑人。使之共認真主。拯救萬民。同享真樂而避真苦也。倘教係人立。奉守者安肯去父母之邦。歷盡艱苦。傳此道於萬國乎。雖東西海俱有聖人出焉。各立教以教人。但其教法雖美。究係人立。要不能服萬國人心。使信從者蹈危履險。離棄本鄉。輕身冒死。奉聖人之道。所如不合。取譏于人間也。惟上主所立真教。具大神力。能感動人心。奮然興起。仰答上主仁恩。拯救生民沉溺。決不忍坐視天下之溺。而不爲之一援手也。○上主立真教于世上。原爲吾人遵守其所定內外之實禮耳。然上主爲神

真教兼
內外形
神之禮

人大主亦係宇內立教元師。造人亦造神。故宇內不特有人亦有神。上主立教以教人。形神內外之禮莫不兼備。不容缺一。比如上主特爲天上之百神立教以教之。不過教神以所當遵之內禮耳。外而形身當盡之禮。必不責神以遵守也。因其無形故耳。若夫吾人具形神二者。真教之禮內外兼該。因人有神。固定其神所當守之內禮。亦因人有形。更定其形所當盡之外道。是故吾人微獨內存其誠敬之實心。必當外盡其節文之實禮也。或謂上主聲臭全無。體屬純神。奉敬上主之道。不過敬以直內。與上主相爲感通足矣。何必跪拜趨承。外具儀文之虛禮乎。若以此論。何以自古迄今。于冬至大祀上主于園丘。或遇天災。或逢大慶。于前期齋戒沐浴。虔誠祈禱乎。何以先王不云上主。但欲吾人以其心與上主相通。不必以其形奉敬上主乎。當知上主固係萬神所從出之大原。純神無形。上主之前。所關綦

真教所
行內外
之禮根
於人心
之本良

重者。原在乎中心存之。精誠奉之。不容稍忽。倘拘于時勢無可如何。不獲外盡其實禮。則隨地隨時。恭默深思。感恩誦祝可也。若內而精誠不足。而節文屬虛。必致獲罪于上主也。要之人之形神。俱上主所造。形神二者。當統聚于上主之前。盡欽崇之道。缺一不可。蓋內外之禮。真教無所不包矣。○上主萬德全備。萬善兼該。洵美好福德之大原也。若然。則上主愛好本體之全美全福。必出于本性之自然。雖慈愛吾人。有加靡已。原以感動人心。使之信認己性之尊貴。茂加福德無限。敬慕時存。順其旨。莫敢違其命耳。此則令人心存誠敬。欽崇上主內盡之實禮也。若有人焉。深悟上主尊高無極。仁恩無盡。口頌上主之美。躬行教理之真。必視四海之人。皆我兄弟也。苟見宇內人心。迷惑異說。未信上主而欽崇之。定大傷上主之仁心。獲罪上主靡極。奉行真教之人。返之于心。誠有怵惕難安者。故不避風濤。不畏

眞教爲
宇內共
遵之公
禮

眞教能
安慰受
苦之人

寇險。經食人啖人之國。敷傳眞教之理。使認上主至尊。欽崇無貳。改過自新也。倘有時偶獲罪於上主。必痛自刻責。補全無缺。然後始安。或嚴齋。或誦經。或藉地枕石以苦其身。或靜默深思以防其慾。種種補過之工。惟懼有負上主之深恩厚澤耳。不然。則心中之懊悔。誠有不可以名言者。此則令人敬奉上主外盡之實禮也。以上所論眞教內外兩端實禮。皆由本心之良而發。不得不然者也。○夫上主既爲萬世元尊。萬國主宰。普世之大父母。則眞教也者。亦係萬世萬國普世當遵之一大公教也。是故禮義攸隆。洪纖巨細。無不兼備。洵超萬禮而首出。彙諸道之大全矣。蓋天下各國。所行一國一家之禮。係人所立之私禮。或遵行于一國。或倡率于一人。或定在一時。不能傳之終古。眞教之禮。係無始無終天地眞主所定之公禮。定之於開闢。傳之於萬世者也。○眞教流傳人世。其道無窮。而其要總欲吾人

真教能
切指人
性中諸
疾之由
來

忍受世苦耳。但上主乃萬民慈父。雖欲人人忍受世苦。然而艱苦其身。未嘗不立教以慰其苦心也。又善人修德。真教固輔其修功。使之愈加精進。不負上主之寵恩。惡人積惡。真教懲其縱慾。亦使之改過自新。切望上主之赦宥也。倘不予惡人以自新之路。惡人將枯終不悛。流蕩忘返。莫知底止矣。○人之本性。本來向真。而真美當前。反蒙昧不知者。因人之私欲錮蔽已久也。故往往行事卑賤。不及物類。忝不知恥。反驕縱自肆者。所在多有。且德性者本性之所重也。慾尤者本性之所輕也。然而罪尤山積。尙諱改圖者。其故何也。更因未識真教之至理。故真偽莫辨。性靈日鑿。以致此耳。倘明乎真教至理。則切指人性中諸疾之由來。然後是非明。理欲判。修身有道。繕靈有方。內外身心。種種慾尤。俱有對症之神方。使之克慾修德。不致枯過以終身也。但此靈性之神方。與上主之美德符合。既合上主。必逆人。

眞教能
令人愛
上主順
合上主
之心

遵守眞
教規誡
能誡登
聖域

眞教義
理深奧
人不能
測正爲

私欲。反人偏情。人苟不諱疾忌醫。則能承受其神恩。而靈性諸疾。可以全瘳矣。○
人向其本性之所愛。必心安意順。不致與上主相違也。眞教之理。能誘掖講勸。訓
諭吾人愛慕上主。使其愛慕之眞情。與上主之美好相稱。因上主乃萬善總匯。萬
理大原。人能萃一心以愛上主。必能翕合上主之心。以愛諸德之美。凡一己之所
愛者。無不遂其本性向往之眞情矣。○眞教既係上主所立。其教法之尊貴。又必
與上主之尊貴相稱也。是故眞教所定規誡。純粹以精。貴而無上。吾人率循遵從。
皆可以誕登聖人之域。無論何教。倘遵行之下。惟求避世禍。望世福。則萌念非眞。
便非眞教矣。何有眞修實學而登聖品乎。上主係萬神大原。尊高無極。所愛者神
性尊貴之事。而有形卑賤之事。乃其所鄙夷者也。○不惟上主所立眞教。奉行者
無人不可以成聖。且眞教既係上主所立。其教理必元奧無比。信從者更當以其

神性。與上主之性體適稱也。吾人雖知宇內有上主。然人之聰明有限。上主之性體無窮。上主性體畢竟如何。人即用盡神思。斷難擬其萬一。故真教之理。人人固所當信。但無論智愚。究難明徹也。何也。真教奧義。豈特令人徒知之而已哉。正欲人殫精竭慮。穆然深思。幸得一二推明之理。以會之中心者。踐之實行。積德行善。默契上主性體之精微於萬一耳。又上主係大道之原。所立真教。雖超人明智之上。深而難測。然上主又爲立真教之公師。所立真教。實與人性相合。故命人當信之道。雖極幽深。究于至理。罔弗允合也。無如人以聰明自恃。妄謂非吾明之。安肯信之乎。于是聞真教之理。非謂其無稽。卽譏其隱怪。因是上主立此真教。其義理幽深莫喻者。特爲抑人心之驕縱。使之降心相從耳。蓋真教理全道備。超人意量。人之明悟。雖莫能透徹其精微。但因此理係上主所立。人不能明。究不敢不信。不

立此真
教固爲
欽崇上
主亦爲
教訓世
人

真教理
雖深與
愈不可
不信

能明之。猶必信之。卽如用其全身全心全靈。作一犧牲之祭。奉獻于上主之前。無異矣。○真教固令人欽崇上主。莫敢或貳矣。然上主而下則人也。上主特立真教。又爲示我周行。不使有歧路之失。是真教之立。固爲上主立之。亦爲人立之也。詳閱真教經書。理真義切。其中指明上主至尊。吾人至卑。且確敘生人來歷。天地原始。人反苦。物反逸。人居世間。畢竟何爲。將如何修爲。方能生則順。死則安。無復遺憾矣。炳炳朗朗。誠如光天愛日。無時不昭著也。○造物主所造諸物。無論大而天地。小而昆蟲。莫不精妙絕倫。出人意想。卽一微蟲。外而筋骨脈絡。內而性情知覺。人雖聰慧。尙莫喻其精妙。況上主至德極智。所立真教。雖與人之性體符合。其精妙元旨。安可以人之意見妄爲推測乎。微獨真教有無萬確據。足徵其爲上主所立。非人立之教可擬。卽此真教之理。深奧莫測。窮人思議。可知其爲上主所立。無

世人深
惡真教
因不明
真教至
理

疑矣。蓋他教無本。俱係人立。且欲見速效。立服人心。故淺近易測。真教有本。立自
上主。有憑有據。不啻如上主之寶印。明白昭示。獨係上主所垂也。

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真教。

後儒曰。據子所論真教之理。如此精奧。如此全美。果在世間。人人皆宜信之。據此。則
遵從者。必滿寰區矣。然徧考諸夏。遵從者果係誰乎。

先儒曰。吾以上所論真教之禮。原本昭著。義理精當。子苟按理推求。果在人世。決無
可疑矣。雖然。譬之懿美當前。人人極口贊頌。然贊頌者多。而實效其德者鮮矣。既
不實效其德。必將深惡其德。蓋我無是德。則厭修德者與己異致。相形之下。恐彼
是而我非。寧抱過以終老。莫肯讓美于他人。于是妄肆排擊。誣端人以朽名。毀貞
士以汚行者。往往皆是。人之于真教也亦然。真教奉一上主。傳教淑世。關人性靈。

洵非淺鮮。無奈人心舊染已久。深惡真教談理切實。不稍隨俗。于是變法以傾之。設計以壞之。必使真教不容於人世。然後其志方慊。是故真教之理。超人性靈。廣博難窮。究係盡人當信之正理。乃反笑其不經。疑其虛誕。奈之何哉。

後儒曰。我於真教不然。察其理果真。定奉守弗違也。

先儒曰。其然。豈其然乎。今察天下各國之人。其本心俱有錮蔽。但有淺深輕重之差。諒中國較甚於他國也。子雖高士。邁越人羣。然而倫風之染人最易。子即明知真教之實理。亦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矣。

後儒曰。是何言哉。

先儒曰。子勿怪予論涉于激切。祇用一言。子即明釋吾論之果然也。如中國書籍。講明大地本係圓形。然中國常談。皆云天圓而地方。雖有多許天文新書。證明地係

去夙見
虛心以
納公理

圓形。並非方體。而此疑尙難解釋。只因古書云天圓地方。久信于心。雖有新書作證。猶必云天圓地方。人心錮蔽。牢不可破。以至如此。可慨也夫。今性理諸書。論人道未嘗不井井有條。至於談人道之所以然。非主太極。卽本理氣。竟將上古相傳。維皇上主。降衷下民。威靈赫濯。降祥降殃。監觀人心。毫髮不爽之眞理實學。悉削不道。何怪下愚不移之輩。自暴自棄。妄執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之說。妄想世樂。致利祿薰心。美色溺志。往而不返乎。嗟乎。以如此之世。侃然而談上主所立眞教。如人身發毒瘡。欲操刀盡割其糜肉。必諱疾忌醫。不任受其疼痛也。是故信從眞教。非滌去夙見。虛其心以納天下之公理。究莫知眞教畢竟何如也。蓋眞教本係天下公理。人不論遠近。地不論遐邇。當以是非爲準。方知眞教之實理。倘以其傳自外邦。便私心鄙之。固執不信。豈天下之公論乎哉。推其故。因我中國人士。惟以上

欲明真
教當詳
體中國
古經

古經書爲憑。絕不想秦火而後。經書廢缺。所存者不過斷簡殘編。不足取之以徵真教耳。故聞真教。拒而不信者。職此之故。且真教原本上主。理深事奧。自不能達。又不虛心以聆至教。反笑其無稽。謂其以左道惑人。抑何弗思之甚耶。

第九篇異端真解。

後儒曰。雖然。吾中國古儒所傳之教。寧非真教。所遺詩書。寧非古儒所著古經乎。若然。則中國之人。守中國古儒所垂古經之遺訓足矣。何必復信子所謂真教乎。

先儒曰。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使中國古經全備無缺。亦不能將乾坤內外之大道精義。畢陳無遺。況經秦火之殘烈。王莽董卓之焚燬。古經大受其凋殘乎。真教之理。原存古經。但古經殘缺。安得謂真教之理。全具古經乎。試卽古經考之。雖存什一于千百。猶足啟迪人心。以明真教至理。但註釋不無晦明耳。欲達古經元

欲明真
教當據
本良不
可但憑
古經

旨。須將本文詳加體認。方有聆會處。倘以小字討生活。吾知其于本文必一字不通也。姑勿論古經足徵真教。今現有兩部真教全書。人皆習而不察。一部乃天地萬物。一部乃人心所具之良知良能。苟隨處精察。因時詳考。信認真教。尤爲捷便也。○漢唐宋以來。諸儒意見不同。講解古經。議論各別。獨出己見。莫據真理。以此古經失傳。晦處甚多矣。苟因幾端真教之理。不顯著古經。卽謂其非真教。豈千古定論乎。今釋教誕妄。不可枚舉。立說陳辭。大悖古經。加以左道之名可也。真教原與未經失傳之古經。若合符節。乃惟以古經失傳。真教之全。現在不備載古經。卽以異端目之。夫豈可哉。何爲異端。與上主所立真教之理。適相刺謬者是也。論人之良知。自能知異端之非。但堯舜歿。孔子之道衰。邪說代作。中國人心之蒙蔽。日甚一日。雖明明真教當前。必棄之如遺。而輾轉牽就于異端中矣。爲今之計。當何

古經殘
缺當據
真教證
明中國
古經

如哉。真教既係生人當緊之道。宜據本心之良。撥開舊聞。獨抒真解。發憤忘食。精思默會。知異說皆非。惟真教具生死大道。迫切求之。始能有得。倘不據本心之良。悠忽從事。必俟得有真傳。方肯信從。則嗟無及矣。○我中國古經。雖可以迪我神明。識認真教之理。而上主真教。更能闢我心思。明釋古今之義。蓋古經係真教之遺跡。但畧而不全。即有一二語。恰合真教。然註解不明。未能使人直通真教也。今據真教引證古經。則古經有缺。真教補之。古經有晦。真教明之。然後古經燦然。真教亦因此而昭著矣。譬之古人遺榮。歷年既久。筆跡晦暗。真榮或失。倘古人宛在。即本人以對照焉。則遺榮雖晦。而當年落筆時之新色。依然逼真矣。所以學類二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也。夫明道即以明經。所關如此其重。今欲明經。舍上主所立真教之實理。其將何以明。

上主姑
容異端
於世正
爲顯明
真教

經乎。○或謂異端之謬。大壞人心。迷失真跡。上主何故任其縱橫人世。不卽絕滅乎。不知真僞並行。而察識真教者必難。難則由邪反正。其見必真。其守必定。而其功亦甚大矣。且世上美善。非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不能有成。況真教係吾人性靈根本切圖。若非苦心焦思。極力窮究。豈可安坐而得。蓋邪說充塞。而遵奉真教者。愈加鄭重。莫敢稍忽。故有暗則光愈耀。有惡則善愈明。善人不同流合污。則其功愈著。其德日增。如金剛石寶物也。生於石山之心。韜光匿彩。不與凡石爭輝。人欲求之。非穿石莫獲。若然。則上主欲人詳察異端之刺謬。以明真教之實理。豈不然乎。但邪說熾行。病我真靈。靈病既深。反莫覺其非耳。苟泛然視之。不肯深究其患所由來。其害可勝言哉。譬之人脾胃脹滿。雖進住餚。必還吐之。靈性有病。雖聞德語。必還棄之。空其脾胃。則飲食易消。除其靈病。則真教易入。倘真僞雜處。無法分

欲明真
教當詳
察真教
實義不
得但論
人之善
惡

別。必大害人心。故至慈上主。決不容其無分別也。如珉珉之與瑾瑜。尚有法以分其美惡。况真教與邪教。判然各別。人心有靈。安可不用其本然之權衡。以分其是非乎。○欲明真教。宜秉公理。辨其實義。方能有悟。苟惟論人之善惡。以定從違。則誤矣。如孔子之門。其徒三千。以德行著者。不過顏閔等數人耳。數人而外。豈盡可以德行稱乎。世衰道微。人心變詐。邪教之人。往往外具德容。內懷叵測。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人皆信之。真教善人。雖內具實德。而不矜不伐。無異庸人。恐驕傲自恃。敗我真修耳。蓋淵然銳進。惟求默契上主之旨。此外則不暇及矣。人苟欲明真教。以辨邪正。與其即真教之惡人。以擬邪教之惡人。莫如將真教之善人。以較邪教之善人。則善惡分。真偽可立。判矣。因真教善人。必確守真教規誡。心如是。信身亦如是行。內外合一。人或見知與否。決不易其修德之心。真教惡人。不顧教

欲明真
教當詳
察真教
內蘊精
義

名溺乎私欲。牽於世情。干違聖誠。心雖信而行實違之。當知凡人行善。但用己力。不足爲善。必仰藉上主庇祐。始能振其懦弱。日就月將。以崇德而自新也。倘既奉真教。蔑視當守規誡。則大負上主慈恩。上主於此種人。必深惡而痛絕之。其降嚴罰。較他人更重。故其放慾於惡也。較他人亦更甚矣。由此觀之。凡人作惡。其惡在人。非真教之不美也明矣。真教之理。規誡盡善。道理純全。無纖毫差忒。確信遵守。皆足以由近及遠。自卑登高。馴致乎聖人之域。苟不虛心以察真教之正理。惟論人之善惡以定是非。微獨誣己。且誣他人。其害可勝言哉。○真教係上主所立。義理淵微。超人本性。苟惟觀其外著之禮儀。不詳察其內蘊之精義。未有不誤者。如一不通文理之人。偶見一篇絕妙佳文。但觀其字畫之端楷。不深玩其命意之高超。安能知此文之奧旨乎。○欲察真教。宜明上主之威福。與人世之威福。大相懸

欲察真
教當知
上主威
福與人
世威福
其真偽
大相懸
殊
真教實
理異端
不能滅

殊。世上之富貴功名。聰明學問。自人視之。以爲尊高無上矣。而上主之前。皆爲虛無。不足輕重耳。蓋上主所重好者德行。其所深惡者罪愆也。夫上主全善。慈愛吾人。雖係其本性。然至仁與至義並行。賞善雖寬。而罰惡又未嘗不嚴也。○上主所立真教。彪炳宇宙。貫徹始終。一有人類。此真教卽傳于人世。迨後他教雜興。設計以亂真教。然欲蓋彌彰。欲屈反伸。卒能大行于人世也。因真偽各陳。是非判然。不容或混。人苟不負上主所賦聰明之德。詳加考察。自能辨其邪正。以定從違矣。後儒曰。子所論上主所立之教。如此其真。凡人俱當信從固已。然子賦性愚昧。教之真否。驟難明徹。予惟確守本心之良。非理不行足矣。何以教爲。夫所行旣已合理。子所論真教。雖云真實。但旣不明何教係真教。卽不奉焉。有何罪過。上主豈遽罰予乎。

先儒曰。子言非是。倘朝廷諭旨。既已頒行天下。無論知否。違之者罰在必行。予以上所論。上主所立之真教。既已宣布人間。至明至著。人心有靈。自能覺之。今子乃師心自用。不殫精竭慮。極力窮究。猥云但守本心之良足矣。惡得無罪。夫真教若大路然。人皆畏苦。病不求之耳。倘不畏苦。據理以求。則當前卽是也。昔漢明帝心慕真教。遣使蔡諳。赴極西之地求之。無奈使不用命。畏跋涉之艱。至中途小西洋佛國。遇白馬馱經僧。摩騰。竺法蘭。偕歸復命。至今佛教流傳中國。大害人心。實明帝階之厲也。嗟乎。夫以明帝之聰穎過人。使臣雖不用命。請得佛經以歸。當以先王之道。立辨其非。庶佛教不致倡亂我中國矣。乃不辨真教。姑爲容之。將其書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啟後世以虛無寂滅之教。故綱鑑大書。佛真倡亂中國。明帝其罪魁也。今明帝所求之真教。倘有人焉。梯山航海。歷盡艱辛。奉此真教來傳中。

士。中國名人傑士。當援古經。據正理。明辨其真。方不愧儒者之稱。若拒之不信。且鄙之夷之。踏之足下。如之何其可耶。夫真教係上主親立。人不信從。如人子身染沉疴。其母具良藥以療其疾。且再四迫之使服。無奈其子抱疾以終。寧死不服何也。若然。則其子因病而死。咎在母乎。咎在子乎。



性理真詮三卷下

靈性之道目錄

首篇論異端大可笑訝以下見四十張

敬拜邪神不可謂教

闢異端占算之妄

邪法係邪神所助邪法既不容行邪神更不可敬以下見四十一張

人當因天地識認上主決不可敬拜天地

上主惟一天地有二以下見四十二張

論封死人爲火雨風雷等神之非

封神係暴秦呂不韋附會後世禮記之辭非古禮記正義

闢輪迴之妄

闢今世祈雨之妄以下見四十三張

論拜天地之非

自古行郊祀之禮非祀蒼天乃祀上主

日月五星俱無靈明不可敬拜以下見四十四張

天地有變更不過爲人役使足徵非上主決不可敬拜

人不敬拜上主反敬拜邪神是自處卑賤以下見四十五張

邪神之道俱屬謬妄大悖上主不可遵從

邪神並無實德爲人效法決不可敬拜

闢拜佛與敬上主之禮並行之妄以下見四十六張

敬已死之前人爲神實爲上主之罪人

第二篇論異端之惡大害人心人人共忿以下見四十七張

異端誤認邪神爲上主悖謬殊甚

異端愚昧至極

論求邪神之非

異端之教各立異說抹煞上主以下見四十八張

妄信陰陽術數等事上主必降嚴罰

敬拜邪神係上主之仇敵孔子之罪人

論求正神實義

第三篇論異端爲害所關匪輕以下見四十九張

敬拜邪神不惟棄絕上主亦棄絕自己

福撫周學健奏建龍神廟禮部痛斥其非議不准行

恭敬上主之人邪神不能肆害

異端殘殺幼童祭祀邪神其心殘忍至極以下見五十張

辨世人拜佛本係拜古人謬云非是拜人卽是拜上主

敬拜邪神雖獲微利實膺上主嚴罰

第四篇指明異端根柢令異端無處躲閃

真教除人私欲邪教順己私欲以下見五十一張

喜新厭故異端之根柢在此

異端妄求現世福祥不務修德以俟真福

異端悖上主忘真教大千上主嚴譴

妄信邪神悖棄上主上主亦厭棄此輩以下見五十二張

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

性理諸書議論失真

世人不知吉凶禍福之由來故異端雜出以下見五十三

人但信人之靈性無死滅不信宇內有上主故異端雜出

性理一書惟談理氣不推本上主爲害人心較敬拜邪神之異端更甚

用易卦占卜不推原作易之正義故有異端者出

易爲勸善懲惡之書異學妄用占卜以下見五十四張

天道運行與國家治亂無關

彗星見非主國家不祥之兆以下見五十五張

星宿之名與占卜無關

推算時日之非以下見五十六張

現今所行喪禮多違古制大開異端之門

建祠宇敬拜現今之人爲神恰指其無知妄行之明證

惡神雖具猛力義不當拜以下見五十七張

異學悖逆上主因不知真正賞罰

有數種教門似真教實非真教人當詳察

第五篇駁漢唐以來性理一書諸謬說以下見五十九張

辨性理諸書論天理之非

今有一種儒名雖爲儒但信從異端亂上主真教

辨近儒萬物一體之非以下見六十張

辨周子立太極圖之非

辨性理諸書妄談理性命三字之非見六十一張

辨性理諸書論神之非以下見六十二張

辨上主出乎震齊乎巽等之非

不識上主不得云敬上主

辨程子但云一理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上主之非以下見六十三張

辨不拜無始終之上主而拜有始終之天地迷亂失序

辨郊社之禮謂不言后土省文之非以下見六十四張

講論上主不可恃自己之聰明

辨人物同屬一性但有偏正之非

辨性理諸書云形神一氣之非

辨性理諸書謂作善由理作惡由氣之非見六十五張

切指人心私欲何由以下見六十六張

上主立此真教係治吾人神病之良方

辨性理諸書云天人之理相合爲一之非以下見六十七張

辨性理諸書云仁義禮智信五德稟於水火木金土五氣之非

辨人物同屬一體之非以下見六十八張

辨太極圖云聖人不過稟天地之精而特出之非

論人之成聖並非性之者俱係學之者

論人之成惡並非性之者俱係習之者

辨皇極經世書云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之非以下見七十張

辨性理諸書云瞞得人瞞不得理之非

論古儒所謂敬於一者乃是敬一上主並非敬一理以下見七十一張

性理諸書各家自生臆說論無一定

性理諸書講解高宗夜夢上主資以良弼不過勉強信從

辨性理諸書云海潮係地呼吸所致之非以下見七十二張

辨性理諸書云北極爲氣運之原之非

辨性理諸書云草木有知覺之非

辨性理諸書云物與物其理爲一不同者其形之非

第六篇論今之明儒識見雖高議論雖正但與眞教之理尙有不足處見七十三張

古經殘缺不足取徵眞教之大全見七十四張

現今明儒講論人世五倫之道固井井有條但不追論賦五倫之上主以下見七

十五張

古儒所著禮記敬事上主之禮甚爲詳切今失其傳

論古儒之道漸衰之由來見七十六張

古經云亡後人欲覓眞教於古經不滿其意故覓他教以遂己心以下見七十七

張

遵守古經餘緒不足滅異端惟上主所立眞教能滅諸種異端

現存之古經講論真教道理缺畧以下見七十八張

今儒修德克愆不籲求上主輔佑

今儒之道浮而無據不足安慰受苦之人

現存晦暗不明之經書不足警桀紂君心

現存殘廢不全之經書不足遏報仇貪財之惡

忠孝之本根於敬愛上主今儒不講以下見七十九張

今儒制行不及古儒故謂孔子沒不出聖人

今儒之道無益古儒反害古儒

今儒註釋古經大非五經原旨

今儒舍本逐末不追遡天地真主

今儒作善不知畢竟何爲

今儒但知教係人立

今儒所論之道不足禁惡人爲惡

今儒作善無真向

以下見八十張

復仇非古儒正論

今儒口贊古經心實不明

天文之學失傳尙須補其缺畧古儒之教失傳更當補其缺畧見八十一張

昔儒痛傷古教失傳較今儒遠勝

以下見八十二張

今儒迷失真教病不認病

尋覓真教須屏去夙見獨抒精思方能聆悟

性理真詮 三卷下

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

靈性之道

首篇論異端大可笑訝

後儒曰。觀子聰穎異常。且博覽羣書。指陳諸教異同。俱見根柢。請子迪我聰明。相與精察諸教之是非。一洗從前之陋解。益我心性。不良多乎。

敬拜邪
神不可
謂教

先儒曰。予以上所論異端之妄。敬拜邪神之非。顯悖真教。不可僕數。豈得稱之爲教乎。夫所謂教者。必推原天地間有一上主。執賞罰之權。判定善惡。絲毫不爽。方足稱之爲教。而不然者。則立教無本。任諸家騰躍。千百其門。微獨不可爲教。且係上主之仇敵。人心之蠱賊也。子從前染其毒淫信之最深。聞予以上諸論。固已漸悟。

其非也。今將其誕妄不經。實可笑訝者。歷指其非。予不惟不信。且痛之恨之。拒之惟恐不嚴矣。○異說紛然。卒無定論。首尾俱不相符。異端常云。天地之事。皆有定命。定數。夫既有命有數。則是吉日凶日。前已定之。後不能改之矣。若然。則何必按日推算爲。卽妄加推算。然其命已定。又烏能改有定之命爲無定乎。如人一生。父母卽令星家占其生辰八字。主貴主賤。倘其命一生卽定。卽宜安其命以終身矣。成婚之時。又何必占筮時日之好歹乎。今察占算一事。皆屬虛妄。卒無效驗者多矣。試觀千百人家。同時成婚。有皓首偕老。子孫繞膝。福壽康寧。家庭和睦者。有青年孤孀。子嗣凋零。貧賤困頓。夫婦仇恨者。且雙生昆仲。同產一時。而貴賤殊途。嘗見生子已死。僞令星家占其壽夭。星家不知其已死。乃占其長命不死。此占算虛妄無憑。不彰彰可親乎。又形天之運動。一定不移。卽如火之熱。水之涼。因其本性

邪法係邪神所助邪法既不容行邪神更不能敬
人當因天地議認上主決不可敬拜天地

一定也。且人之事。由人自主。或此或彼。並無一定。今按形天一定之運動。如何能

推知人事之變更無常乎。○今觀倡行邪法之人。因拜敬邪神。而得其輔助者。或

有之。夫邪法縱橫。亂人心術。國法所不容。既不容倡行邪法之人。豈容此敬拜邪

神之人。悖逆上主。妄行無忌乎。○拜地而稱爲坤母。莫若拜農人。農人四時反土

於地。受盡艱苦。若地不過資其發育耳。拜天而稱爲乾父。莫若拜精通天文之人。

人通天文。必按時測驗。廢盡心思。若天不過資其照臨耳。又如吾人照鏡以識己

容。若但論鏡能照人。而不追論造鏡之人可乎。又如但將君王之畫容。卽作君王。

謂畫容之外。竟無君王可乎。今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錯陳。其光華燦麗。美

好精工。無非羣徵上主之福德美善。至極無加。使人仰觀俯察。竦然時存敬畏。眈

然時深感謝耳。無如異學居心暗昧。罔識真元。日月揚光。甘霖普被。誠上主命天

以普其惠。乃稽顙叩首。謝蒼天之惠。我靡盡。百果茂盛。五穀豐登。實上主命地以著其德。乃跪拜趨踊。感厚土之德。我良深。此如雙親慈愛其子。置造房屋樓臺。令之安居樂業。而其子竟不追念父母之慈愛。惟叩拜房屋。能蔽風雨。防寒暑。如之何其可耶。夫不報雙親之恩。而歸功於頑然之房屋。不感上主之德。而歸功於塊然之天地。如此行爲。豈不令人甚可笑訝乎。房屋堅固完美。必贊匠人之工巧。更感祖父之遺恩。今上主乃人類大父。造生天地。如萬民一大公室也。其間美妙。不可言傳。人類居其中。左宜而右有。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其生養栽培之恩。誠無窮極矣。乃喪厥本原。迷失真宗。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真主。加敬加愛。惟向蒼天厚土。感恩而報德。抑何弗思之甚耶。或曰。今所敬拜者。非有形之天地。乃無形之天地耳。此屈於理之言也。既稱天地。卽係有形。倘謂無形。何以稱天爲父。地爲母。

上主惟一
有二

論封死
人爲火
雨風雷
等神之
非

乎。況乎曰天曰地。是明明有二矣。上主惟一。豈容有二乎。上主惟一。此古儒真傳。今稱天爲父。地爲母。是認天地爲上主矣。豈不大亂古儒之實學乎。○上主初造天地日月星辰。火氣水土。山川人物。已造有萬神護守之矣。神貴而人賤。神無形而人有形。是神爲神。人爲人。秩然不可紊亂也。今人不察。竟將已死之前人。或封爲火神雨神。風神雷神。三軍等神之名。若然。則是神待人封。神當迎合人心。以得其封號也。不然。則人心不悅。其神必遊蕩屈抑於天地之間。而不獲爲神矣。且神必待人封。而後有所司之職事。試問當未封神之前。將雷霆風雨。水火三軍等。誰實司之乎。或曰。今人所敬拜之神。原係前人。人君既加封號。則爲神矣。夫人在世具形體。人君有形。故司人形。操黜陟之權。升之降之可也。人死則神出形朽。君雖有權。安能制無形之神。而屬之權下乎。豈上主肇造乾坤萬物。無能宰制。必賴世

封神係
暴秦呂
不韋附
會後世
禮記之
辭非古
禮記正
義
關輪迴
之妄

上人君加封已死之前人爲神。方能輔其不及。以分司其事耶。○徧察五經。並無
封神之說。今禮記雖有其說。乃係暴秦之時。呂不韋附會之辭。非古禮記原有之
本意也。安可已誤而再誤乎哉。○輪迴妄誕。殊可笑訝。古儒貴人賤物。佛氏重物
輕人。所立養濟院。於禽獸則充牣院中。加意養。於人則棄置道側。任其饑寒。昔
梁武帝不明先王正道。酷信輪迴。姑容盜賊。小不忍而亂大謀。以致盜賊蠭起。攘
奪公行。可勝嘆哉。夫梁武帝未得天下之先。篡弑吞併。殘殺無辜。不可數計。既得
天下。自知罪惡彌天。崇尚釋教。藉其廣大慈悲。以洗前罪。故信惑輪迴。不忍殺生。
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減倫常之道。廢郊祀之禮。謂食禽獸之
肉有大罪。食某獸之肉。來生必變某獸。若然。則古先哲王。用太牢以郊祀上主。用
禽獸以燕享賓客者。皆獲大罪也。是輪迴之謬妄。大不便於郊祀上主。亦大不便

關今世
祈雨之
妄

論拜天
地之非

於燕享賓客矣。且信輪迴之說。微獨禽獸之肉不可食。卽五穀果蔬等。亦不可食矣。佛氏雖自稱居心慈悲。謂禽獸具覺性不可殺。不知五穀果蔬等。各具生性。或亦不可傷也。謂殺禽獸之血紅。故不忍食。不知五穀果蔬。亦具白血。或亦不忍食也。謂紅者爲血。而白者亦未嘗非血也。以此而論。天下竟無可食之物矣。徧察天地間萬物。皆上主造之。以養吾人者。佛氏悖之。謂其不可食。豈非上主之罪人乎。○今天旱祈雨。不向上主誠求。乃請僧人念咒。道士步罡。拘四海龍王。興雲布雨。以上主公恩。竟作詭異之觀。戲玩之具。所行鄙陋。殊可笑訝也。○今禪和子。受戒坐工。令其將平生夙孽。盡行說出。羞愧難言。逼之再三。方吐一二。而中藏隱隱。究匿中心。莫肯明露。豈古儒就有道而正之實學乎。○稱之曰神。則神明莫測。能有主張。作此作彼。罔弗任意。至於形天。運動有常。如火就燥。水流濕。皆其本性一定。

自古行
郊祀之
禮非祀
蒼天乃
祀上主

不得不然者。今觀火就燥。水流濕。數千年以前如此。數千年以後亦如此。天之運
行。數千年以前如此。數千年以後亦如此。均之未見有異也。倘謂天運由己。變動
無常。天文家何以推時定準。千百年來毫無差忒。孟子何以云天之高。星辰之遠。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乎。若然。則天不過塊然一巨物耳。微獨不可謂
神。亦無靈性較貴於人矣。至於地。乃污穢之所歸注。人物之所踐踏。較人更爲卑
賤。今以具靈神。通物理。靈超萬類之人。俯首而拜塊然之天。污穢之地。望其降福
禳災。可恥孰甚乎。詳考古經。並無拜蒼天厚土之說。人之當天而祈拜者。卽如臣
民向金闕而叩首。非拜金闕也。正所以拜皇上耳。以是知古先明王。向天而行郊
祀之禮。非郊祀蒼天也。實郊祀天上之上主耳。且蒼天並無生活。苟有生活。宜有
物以養之矣。今亘千古以來。天需何物以養之乎。○試觀麗於天體之物。無有光

日月五星俱無靈明不可敬拜

天地有變更不為人役使足徵非上主決不可敬拜

華愈於太陽者。然太陽具熱光。普照寰區。不過一巨火耳。今天上多許恒星。並麗天體。其光華俱與太陽相等。但因其距地甚遠。故惟見太陽輝煌。不見恒星閃爍耳。至於太陰五星。本體原無光亮。與地一類。俱無靈明。能降禍福。人心有靈。知其爲頑物。故詩小雅。陂之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又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假使天有靈。星宿等亦有靈。孰敢仰天而嘲笑若此乎。○今觀天地俱有變更。天變則四時失序。寒暑異常。地變則地震山崩。海笑川涸。既有變更。必有毀滅。足徵其非自有純神之上主。豈可以崇祀上主之禮敬之乎。至於日月星辰。俱係頑物。不若微蟲猶具生活之性。况日有薄食。體有黑點。不能圓滿。光熱雖巨。遠則不及。故不能融化北極下之冰塊。高山巔之霜雪。雖恒星之光。與日爭輝。亦有變更。因其距地遠甚。雖難

憑目以觀其變更。若用遠鏡窺之。便能觀其變更也。以此而論。則天也者。不過爲人役使。藉其光以照耀吾人。按其度以推算年月日時。而星宿列於天上。如木石載於地中相等。人乃倒身拜之。豈不可笑之極乎。至於地。更爲朽腐之坑穴。愈不可敬拜明矣。夫推之於前無始。引之於後無終。其體純神。全備無缺。自有而不受有。變物而不受變者。上主也。今天地有變。而上主無變。則知上主實超於天地之上。並非賴天地以爲宰制。如人之靈性。必倚形軀以爲用者也。上主用天地生育萬物。如用光以照人目。令視萬物者然。但視之者非光。乃人之靈神。用目藉光以視之也。以是知生長萬物者非天地。乃上主用天地生之長之耳。更觀夫地。雖具生長之力。倘無人焉。布籽粒於地中。因時耕耘。地將何以發生乎。○人有形神二者。神貴而形賤。論神則肖似上主。上匹天神。敬事上主。乃其尊貴之性本義也。今

人不敬
拜上主
反敬拜
邪神是
賤自處卑

乃自處卑賤。棄上主而拜已死之前人。愚孰甚焉。相傳漢張儀。好老君之教。修居武當山。煉精養氣。妄求長生。不過一道士耳。宋徽宗信惑方士林靈素之言。加封張儀太上開天執符玉籙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名號。竟與上主齊匹。狎侮上主。已難言盡。且拜敬釋迦佛。更謂其尊貴。超乎上主之上。顛倒迷亂。微獨可笑。更可悲憫也。夫佛老玉皇等。縱使其德。卽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亦不過人類耳。既爲人類。其後雖德邁人羣。其先必外苦頻遭。槩莫能免。至於心內遏慾存誠之攻苦。更覺無數。人雖慕其實修。愛其誠德。惟當歌頌芳徽。亦步亦趨耳。何至叩首稽顙。敬拜如上主乎。況乎佛老玉皇等。非特其居心誠僞。人不能知。且生前多茹世苦。自不能脫。何以死後竟能除災捍患。拯救他人之災患乎。要之世上一切災患。惟上主能降之。亦惟上主能免之。上主不許人有此能。雖生而神明。定無一能。且人所

邪神之
道俱屬
謬妄大
悖上主
從不可
遂

邪神並
無實德
爲人效
法決不
可敬拜

封一切邪神等。當居世之時。倘未識上主而欽敬之。則生前違忤上主。死後係上
主之仇讐。其應受嚴罰。必更深且重。何能作人依靠。降人以福。免人以禍乎。○今
世俗敬拜之邪神。考其教律。俱係異說。並非大中至正之道。惟中國古經所載。堯
舜周孔所傳。具正道實跡。今敬拜邪神。莫如敬拜堯舜周孔。因邪神所傳之道。皆
屬謬妄。堯舜周孔所傳之道。俱係正理。後世之人。固當追效堯舜等。惟敬一上主。
更當感謝上主。以堯舜等作我君師垂訓之深恩也。夫古經晦暗。先哲云亡。真傳
已失。爲今之計。當如之何。惟有仰求上主。啟我愚盲。察識真教。敬信而尊守焉。則
亦庶乎其未晚也。倘貿貿以生。必昧昧以死。雖悔無及矣。○世人敬拜神明。要當
仰其威靈。效其至德耳。今觀歷代明儒闢佛之論。佛有何德爲人效法乎。雲長雖
忠。勇冠三軍。然剛而自矜。夜走麥城。身死東吳。是其以短取敗之明證矣。既封張

開拜佛
與敬上
主之禮
並行之
妄

儀爲昊天玉皇。而戲文粧扮玉皇升殿。其事殊可哂笑。至於喪事。則請僧人誦經拜識。多備錢文以邀之。無論窮兇極惡之輩。僧人作佛法。以佛力廣大慈悲。念動經言。能使人之夙惡盡消。獄破魂出。並無禁羈。且放鳥得生。卽獲罪赦。如此教法。何以勸善懲惡。而得真修正路乎。○先王制禮。首重郊祀大典。今蔑棄先王郊祀之正禮。禮拜佛神。竟與郊祀上主之禮並行。則是是非混淆。紫朱同色。鄉愚猶且不可。何況縉紳先生。如此行爲。非惟可笑。更可痛惜者也。縉紳先生。口誦詩書。身效孔孟。宜以古經爲準。孔孟爲師。乃敬佛齋僧。修廟建寺。動云功德無量。且謂此係一國相尙之風。人皆如此。吾何爲獨不然。試問此何如頽風。而遵爲嘉言懿行乎。吾知之矣。蓋以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吾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醢。衆人皆濁而我獨清。吾何不瀉其泥而揚其波。然鄉愚無知。易惑難曉。苟見縉紳先生如此。將謂

敬已死
之前人
爲神實
爲上主
之罪人

眞心事佛。皆曰我小民何人。豈合更惜身命。將見焚頂燒香。千百爲羣。至有斷臂
攀身。以爲供奉者。傷風敗俗。傳笑他方。非細事也。嗟乎。我中夏乃自古禮義名邦。
代生賢哲。著經垂訓。誨我蒸民。敬事上主。制度盡善。風俗醇良。猗歟休哉。今乃棄
上主而拜佛老玉皇雲長等。僞神以爲欽崇。試問如此行爲。今日之制度風俗。果
遠邁唐虞三代之上乎。○前人已死。而封其爲風雨水火等神。但人有聰明。且有
五經爲證。定知宇內之神。有邪正之分。試問今所封之神。果係正神乎。抑係邪神
乎。倘係正神。吾人何從得識。苟係邪神。恐稽顙叩首。虔誠而敬禮者。其生前隱匿。
人雖不知。而上主全智。必深知之。實爲上主之罪人。吾人之仇敵。未可知也。由此
觀之。人之所當欽崇者。惟有一上主耳。蓋上主爲神人大主。人之生死禍福。皆由
上主所定。人苟敬拜上主。必爲上主所嘉悅。將見正神欽服。邪神自不敢肆害於

異端誤
認邪神
爲上主
悖謬殊
甚

我矣。○人不能隨意立一人以爲君。而拜稽恐後。亦何能隨便立一人爲上主。敬拜弗遑乎。○棄自己之君上。立一賊而反顏事之。君前大逆不道。莫此爲甚。絕上主而敬拜佛老等僞神。上主前罪惡深重。豈可以言語形容乎。

第二篇論異端之惡。大害人心。人人共忿。

上主肇造吾人。令人欽崇者理也。異端之人。肆無忌憚。竟致混封前人。加以玉皇天尊名號。而欽崇之。一切禍福。聽其子奪。而焚香稽首。惟恐不誠。不知人或聰明愚昧。或富貴貧賤。其權操之上主。而異端之人。竟將邪神誤認爲上主。且隨自己之意。立邪神爲上主。敬求邪神。妄想聰明富貴等。其乖謬悖亂。何至此極乎。國語云。古者民神不雜。及少昊之御宇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至顓頊而百度維新。治歸上理。乃自漢代以來。卽如少昊之世。民神雜糅。不辨邪正。竟將神與人。人與物。

異端愚
昧至極

論求邪
神之非

上主與邪神。天地萬物。太極陰陽。同屬一體。混然不分矣。聞之二千年前。外國之書。極贊中國上古之時。風俗醇美。人心專一。無淫祠。無塑像。敬上主之眞實。除邪神之僞妄。至於今而此風邈矣。不可復覩矣。可勝悲哉。○吾人一切日用所需。莫非上主恩賜。若然。則生人第一關切之事。卽是認識上主。感恩敬事耳。今不敬事上主。而敬事上主所造之天地人物。其非理之甚。已無有過於此者。甚至拜龍者。則塑龍像。拜馬者。則塑馬像。至於龜蛇有靈。則塑龜蛇之形而敬拜焉。總由不識天地有眞主。故顛倒迷亂。遂至此極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罄其所有。皆願施之於子。今子有所求。不求二親。乃望乞兒求憐。有是理乎。人拜邪神而望其降吉免凶。不向上主誠求。何以異是。且不惟邪神無能降吉免凶。卽天地間之正神。與夫大德之聖人。較之上主。皆爲微末。不堪比數。倘上主不加寵佑。命之拯救。

異端之
教各立
異說抹
煞上主

世人疾苦。亦無能力扶人之困。憐人之苦也。何況世上一切偽神乎。○異端紛然。居心悖違。凡有議論。皆欲非誣上主耳。釋教信輪迴。所論賞罰。狎侮鄙陋。供人笑談。如此者則是非誣上主之至公。道教信邪神。云六合之內。神祇彌滿。分掌天地萬物。如此者則是非誣上主之全能。競談理氣者。謂理氣與上主。渾爲一體。無所區別。如此者則是非誣上主至尊無對之神體。且云宇內禍患。皆惡人之怨氣所感。宇內福祥。皆善人之和氣所召。如此者竟將掌握乾坤。宰制羣生之上主。一筆抹煞矣。以上諸種謬說。總由謂天下萬事萬物。俱屬已定。不過如自鳴鐘之輪轉相同耳。故云天有一定之氣運。吉日凶時。必待星家而推算。地有一定之土脉。主祥主災。必須堪士而詳觀。不知天下之事。有與一定之氣數。迴不相關者兩端。一則事由人定。殫其聰明。成敗利鈍。先已預料。此與風水美惡。時日好歹。固無干涉。

妄信陰陽術數等事上主必降嚴罰

敬拜邪神係上主仇敵孔子罪人

論求正神實義

一則事由上主所定。其命已定。神聖莫測。術士何人。安能改上主一定之成命乎。總之此時作善。則此時卽爲吉時。此時作惡。則此時卽爲凶時。何庸枉費心思。妄加推算爲。○獲罪君上。必加重刑。非詆上主之異端。竟容其搖唇鼓舌。縱橫其說。以亂天下。如之何其可耶。今觀妖人術士。挾風水占卜。陰陽術數虛妄等事。蠱惑人心者。在在皆是。吾恐世人容之。上主威靈。必降嚴罰也。○王孫賈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孔子曰。不然。獲罪於上主。無所禱也。春秋之時。異端雖出。而佛法尙未入中國。且無玉皇天尊等僞神名號。假如當日。卽有此等僞神。或問此等僞神當拜否。吾知孔子亦必據理直斥曰。不然。獲罪於上主。無所禱也。蓋孔子小心翼翼。昭事弗遑者。此上主耳。蓋不敬上主而拜僞神。不獨爲上主之仇敵。且爲孔子之罪人也。孔子安得不深非之乎。○以敬事上主之禮。加之邪神之前。是

棄上主而尊上主之僕隸。或敬事上主亦拜邪神。是將上主與邪神等量而齊觀。其悖理亂行。孰有過於此者乎。非特邪神不當敬。卽以正神論。亦有求正神之實義。當知神是神。人是人。神較人雖云尊貴。然人之靈性。亦係神體。與神相爲儔匹。是人也者。乃神之兄弟。非僕隸也。歷觀古今。首重明禋。而郊祀上主之禮。必列於諸神之上。未有敬神而屈上主於其下者。今拜神不拜上主。求神不求上主。微獨大失人之體統。且重負上主特造吾人靈神之深恩矣。宇內原有正神。拜正神如拜慈兄。因正神係上主之忠臣孝子。求正神因正神最愛吾人。必轉達於上主。降施福澤。利益無窮也。然而求神而獲神佑。非神自能佑人矣。乃承上主俯允其求。轉施恩佑於吾人耳。故詩稱文王在上主左右。正求文王轉求上主。降多福以庇佑周室。洵得所求之正道也。

第三篇。論異端爲害。所關匪輕。

敬拜邪神不惟棄絕上主亦棄絕自己
福撫周學健奏建龍神廟禮部痛斥其非議不准行
恭敬上主之人邪神不能肆害

異端殘殺幼童

自古先王。尊敬上主。禮義明備。今以此禮敬奉邪神。而不欽承上主。若然。則是人廢棄上主。卽廢棄自己矣。故不畏上主之賞罰。而行險徼幸。縱慾偷安。驕奢淫逸。無所不爲。人其面。獸其心。且物類所不爲者。而人爲之。何怪上主棄置吾人於萬物之下。許其拜蛟龍龜蛇驢馬等畜乎。○乾隆十一年。福撫周學健。章奏福建有龍石山之上。有龍蹟。彼地旱災。向此龍祈佑。霖雨卽降。求加封號。修祠事之。禮部痛斥其非。不准其奏。洵快事也。○恭敬上主之人。上主佑之。故邪神不能肆害。異端之人。悖上主。上主棄之。邪神近之。故迷其心性。或殘其形軀。害難言盡。我中國上古。純敬上主。上主庇佑。風清俗美。禎祥疊見。後世異端橫興。蔑棄上主。妖孽時聞。可勝悲哉。○異端敬拜邪神。竟有殘殺幼童以祭邪神者。此事中國與外國皆

祭祀邪
神其心
殘忍至
極

辨世人
拜佛本
係拜古

有之。乾隆十一年。詳閱邸抄。江浙兩省有異端之人。駕包頭船爲名。拜敬挑筋娘。名爲龍華會。拐誘多孩。至五月端陽爲祭祀會期。羣聚痛飲。飲畢。用一繩。置無目無手足之木人於其中。令幼孩各以手取之。取其無目者。則將某孩剗其目。無手足者。則將某孩斷其手足。然後殺其孩。取其血分飲。用其尸以祭。祭畢。取其腦配蒙漢藥。劫人財物。殘暴凶狠。真令人罕聞也。又自秦漢以來。老莊道教橫興。方士邪術迭起。善爲妖言。蠱惑君心。妄謂世有常生藥。欲得此藥。須殺童子。取其精髓。煉成丹丸。服之即獲常生。又人死謂其死屍。無異生人。乃作俑從葬。以爲冥侍。嗟乎。種種妄行。更令人嘆惜痛恨於不已也。○世人敬禮佛像。明知其非。良心難昧。乃設辭以飾之曰。我之拜佛。非拜古人也。佛係至尊無對之稱。本無定名。敬佛即敬上主也。不知佛本小西洋天竺國古人耳。今詳察佛書。佛之來歷。及其生辰。

人謬云
非是拜
人卽是
拜上主

敬拜邪
神雖獲
微利實
膺上主
嚴罰

皆確而有據。豈得謂拜佛卽拜上主乎。乃世之尊尙佛教者。謬謂佛教超乎諸教之上。無與比倫。而一切敬佛之禮。竟與欽崇上主之禮相同。抑獨何哉。乾隆九年七月初二日。禮部特疏請廢河南省所供三函邪像。因其雕塑三像。列供一處。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鄙陋而怪。禮部恐其流傳既久。狎孔子。壞名教。毀去佛老二像。止留孔子一像。改爲書院。不容其倡亂於天下。其有功人世。洵非淺鮮也。由此觀之。孔子之德雖盛。究與佛老等俱係人類耳。而禮部尙不容佛老與孔子等量而齊觀。今乃謂拜佛卽拜上主。獲罪上主。寧有盡乎。○異端倡亂。貽害國家。難以屈指。非獨中國。他國皆然。今欲歷陳我中國所被異端之荼毒。覺紙短言長。莫能道其萬一也。且以異端倡亂。本身所被之害言之。敬拜邪神。偶獲其效。其中詭秘難測。包藏禍機。並非迪人爲善。阻人避惡之正道。不過貪求小利。竟忘大害。

真教除
人私欲
邪教順
己私欲

人情喜
新厭故
異端之
根柢在
此

其心愈覺迷亂而失真向矣。如此則雖受上主之賞。實膺上主之罰。蓋異端敬拜邪神。大滅本良。悖古經。絕上主。上主必厭棄此輩。故其心性迷惑。行爲顛倒。日甚一日也。將見禍來神昧。非獨災及其身。而身後之嚴罰。更加深重矣。

第四篇指明異端根柢。令異端無處躲閃。

真教不明。異端蠱起。今將異端根柢。歷歷爲子揭出。子不但鄙之薄之。謂其不足信。且深加痛絕也。○真教拔除人心私欲。不容偶發。異端則縱情肆慾。任其橫流。是故畏懼真教。礙其行爲。避之惟恐不急。然人心之良難昧。其本性不能無教。因此別立教門。以便其私欲。往往然也。夫教本上主則公。本人心則私。蓋公則一。而私則雜。然而莫紀矣。此正教真教之所由來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爲人師。必多聚門弟。以廣其異說。况喜新厭故。人之常情。雖古經爲真教之實蹟。

異端妄
求現世
福祥不
務修德
以俟真
福

異端悖
上主忘
真教大
干上主
嚴譴

而既厭古經。遂旁生他解。於是真教泯滅。而僞教紛出矣。○上古之時。宇內惟一
真教。斯時之人。深知何爲真福。且知獲此真福。不宜妄求。惟在克己修德。仰契上
主意旨。守法以俟命而已矣。歷觀古經。古初人心。莫不皆然。今人不然。不務修德
以俟真福之自至。惟儆幸現世之福祥。形軀穢樂。與物類同其好惡。如此則悖棄
上主。將一身之吉凶福禍。壽夭窮通。竟謂與上主漠不相關。舉凡出處進退。日用
尋常之事。一聽風水之美惡。時日之好歹。以爲趨避。是故欲測未來之事。或算命
問卜。或觀鳥飛。或聽鳥喚。且或窺天時景色。以定其吉凶。異端狂惑。良可悲夫。○
春秋之末。古教衰滅。處士橫議。異端雜興。雖以孔子之德。竟難挽古教之醇風。除
異說之惡習。可勝悼哉。足徵異端悖上主。忘真教。大千上主嚴譴。不獲由邪反正。
信從真教。以定真向也。○人信邪神。故邪神得以作祟惡人之家。輔助惡人。能料

妄信邪
神悖棄
上主上
主亦厭
棄此輩

識不足
以知之
則有異
端者出

未來通人秘密。令其道吉云凶。誘人敬拜邪神。此輩遂因此騙人銀錢。微獲利益。不知此乃邪神之巧法。迷惑人心。悖棄上主耳。此事考之上古。證之萬國皆然。非至今日而始然也。若然。則人既絕上主。上主亦必厭棄此輩。置之惡神手中。任其殘傷矣。於是此輩日與惡神相親。藉惡神之助。以魔攻魔。而信從者必衆。但此輩雖獲世上之小利。已暗入邪神陷阱中矣。痛哉哀哉。○程子曰。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故鄉愚小民。婦人女子。其信異端。較他人更甚。可知人心苟能明乎正理。則見真守定。異端不足惑之矣。而不然者。安能逃異端之術中乎。試觀我中國漢時。歷法不準。推算日蝕。不能因時推準。謬謂日蝕。定在月初一。按此不準之歷法推去。或日蝕不應。不咎其算法未精。乃中心惶惑恐懼。特疏奏云。詳推本年日蝕。原在月初一。今移在月三十。日蝕失常。此係天變示警。乃國家不祥之兆也。

或冀定某日日蝕。而竟不日蝕。又特疏慶賀云。此係皇上光被宇宙。盛德與旭日爭輝。故日當蝕不蝕。又國家大祥之兆也。考之占書。亦附會此說。不知占書。乃不曉天文之人妄作之書也。安可據此以定國家之吉凶乎。况占書所論天文。謬妄無數。且其言首尾不相符。甚毋以此書自誣以誣天下也。○性理一書。大失古儒真傳。故叅雜附會。謬論百出。必明其立言之非。方免其邪說之害。卽如旱乾等災。此因人心乖亂。獲罪上主。故上主特降是災。以示懲戒。乃固執性理諸書之人。置此不論。或謂老婦之忿懣所感。或謂怨女曠夫之戾氣所召。且謂彗星見。日月蝕。流星墜等。俱主不祥。種種妄論。是蓋強不知以爲知。不知者卽安於不知耳。故雖以真教至理。剴切指示。明辨其非。乃因真教之論。未見性理書上。則固執不信。卽心服真教之論。口贊真教之美。而性理諸書先入之言。旋據於中。依然按性理書

世人不知吉凶禍福之由來故異端雜出

人但信人之靈性無死滅不信字內有

之謬解復道之也。奈之何哉。總緣不明性理諸書。議論失真。故誤信日月蝕。彗星見。爲不祥之兆耳。苟悟其非。則中有定見。必以眞教之理爲憑。斷不爲其所惑矣。

○吾人居世。禍福不齊。吉凶各異。其理精微。原非人之意見可測。乃妄用聰明。強不知以爲知。一若上主之權。操之於己。其妄擬之罪。可勝言哉。若然。則人既逆上主。必大昧眞教之正理。酷信異端之邪說矣。或信賞罰在於輪迴。或信吉凶關乎氣運。甚且謂人生惟此軀殼。內外無非陰陽之氣。無論善惡之人。一死則其氣俱歸散滅。執此謬論。竟謂字內眞正賞罰。惟在此現世之死生禍福矣。抑何居心蒙昧至此極乎。○因止信人之靈性無死滅。而不信字內有上主執賞罰之權。故異端雜出。今千百年來。上主之道已晦。人之靈性無死滅之理猶存者。其故何也。異端云。人苟信人之靈性無死滅。並信字內有上主。必將戒懼慎獨。而隱微中時覺

上主故
異端雜
出

性理一
書惟談
理氣不
推本上
主爲害
人心較
敬拜邪
神之異
端更甚
用易卦
占卜不
推原作
易之正
義故有

有上主之監觀。決不敢任私欲之偶萌。倘私欲偶萌。則寤寐難安。必嚴加克治而後已。因此異端之教。令人絕棄上主而不信。惟信人之靈性無死滅。以免上主之昭察。方得以放縱無忌耳。而近儒不然。矜談性理。著書立說。而嘵嘵萬言。竟將天地真主。吾人靈性無死滅。兩端至理。一筆勾倒。惟認理氣爲天地之本。人物之原。而於上古經書。所稱皇矣上主。及降衷之恒性。竟不細加詳察矣。噫。今之學者。雖自矜名儒。談理切實。而其害較拜敬邪神之異端尤甚。何也。異端拜敬邪神。猶信後世有賞罰。人之靈性無死滅。於邪神而焚香叩祝。正望邪神佑其生前。憐其死後。雖逆上主之公理。猶見其良心未尙全滅耳。○易理精微。行善避惡。克慾存誠之道。無不兼該。斷非爲占卜用也。儒者謂易道失傳。其說良然。乃世人謬解云。易理精微。固難明徹。今象體具在。不爲占卜用。將奚用耶。夫易道旣云失傳。是不知

異端者
出

易爲勸
善懲惡
之書異
學妄用
占卜

其所用矣。然不知其用。乃用之占卜。趨吉而避凶。是不知強以爲知。何怪異說橫流。無有底止乎。○易之一書。勸善懲惡之書也。易卦云吉云凶。蓋謂凡人欲作一事。玩其卦合理則善。悖理則惡。此伏羲畫卦本意也。其於世上未來之事。人之吉凶禍福。及人意中所定欲爲之事。有何干涉乎。當知惟上主全知。凡夫人心之隱微。事之已往未來現在。俱難逃其監觀。下此雖上而百神。下而明聖。上主不命之知。決不能知。彼妄占者流。果何人斯。竟能干預上主之微權。明見未來。識人禍福。豈上主以此機密隱事特告斯人耶。不然。何狂悖至此乎。夫易本言理之書。今異學用之占卜。欺誑愚蒙。騙其銀錢。竟將義文周孔作爲占卜之師。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我中夏乃禮義名邦。文人學士。遍滿寰區。一任此輩縱橫其說。不加痛斥。可恥孰甚焉。今未來之事。有已然之跡。一定之故者。如陰雨起風地震等。

天道運
行與國
家治亂
無關

人尙不能預知。況國家後來太平與否。乃由吾人善惡之心。活變之意。自主而出者。安能先期預明國家。將來太平與否乎。且人具靈明。主張由己。變動從心。方欲如此。旋想如彼。又何以預知人心作何主意。後來畢竟如何乎。不但此也。人欲自作一事。明日作何主意。即本人不能知也。今日定何主意。明日改否。即本人未可料也。矧他人之主意。潛藏人心隱微之中。有何心通法。定知其來日果不出其占算乎。○近儒常云。國家有治亂。則天上隨有災祥之兆。昭示吾人。不知天運有常。日月星辰有一定之纏度。秩然不紊。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至於國家治亂。係人事之得失。與天道一定之運動。並無關涉。夫天運有定。定則無差。既無差矣。則千載而上。如此運行。千載而下。亦必如此運行。何至亂動失常。與國家治亂相應乎。假如日月當蝕不蝕。此乖乎運動之常。謂之亂動可也。當蝕即蝕。此如火

彗星見
非主國
家不祥
之兆

性熱即發熱。正合乎一定之度。豈得謂之亂動乎哉。蓋天與日星等。運動有常者。

乃造物主定其性。不得不然耳。國家治。天運依然。國家亂。天運亦依然。決不因國

家之治亂。致乖其一定之運也。推其故。總因不明真教之實理耳。苟明乎真教實

理。則諸種異說。無自而興矣。無如今之學者。俱爲此異說所惑。既惑此異說。則國

家多亂。胥由於此。歷觀史書。多少妖人。藉天上之兆。搖惑人心。倡亂天下。可勝悲

哉。○彗星見。亦係運動一定者。謬謂主國家不祥。談論失實。可謂其爲明理之士

乎。夫天下之大。四海之遙。有中國亦有萬國。彗星見於中國。未嘗不見於他國。猶

之太陽運動有常。照臨中國。亦未嘗不照臨他國。何獨彗星見於中國主不祥。而

他國獨否乎。今據實理。解子夙疑。彗星乃麗於天體之星。按次而動。運動有常。但

此星係異星。非如他星。人得常見耳。上主造此異星。其意正欲世人明知天有變

星宿之名與占卜無關

更實屬受造之頑物。既屬頑物。可知蒼天不可敬也。○定某星爲何名。並非某星一定之名也。不過隨人意見。明晰此星與彼星耳。不然。則天上諸星。俱同一名矣。或曰。同一天上之星也。此星既呼此名。彼星又呼彼名。其故何居。予須知天上諸星。無論稱曰何名。特爲分別諸星之異同耳。並無他意。假如此星呼彼名。又將復問曰。此星今呼彼名。又主何意。反覆辨論。何關重輕。且中國呼此星爲此名。而他國又呼此星爲彼名。稱名雖殊。意思則同。總爲分別各星之名。使人易識耳。要之造物主造此日星。並無他用。特爲分四時。別晝夜。利益吾人。中國人士。不察此意。竟將此日星。坐定爲占卜之用。何惑之甚耶。夫日星之名。固與吾人之善惡無涉。亦與國家之治亂無關。星之名無與於星。星之實亦無與於名。星有本性。一定不移。猶之火之性定於熱。熱也者。乃其本性自然不得不然者也。○我中國之人。推

推算時
日之非

算時日。吉凶禍福。定按占書時憲書等以定趨避。而他國並無占書。及時憲等書。按時日推算。所遇皆凶煞。其事俱不能成就乎。造物主造我人類。賦之靈性。原欲人明辨事物之理。以定從違。莫不由人自主。但人事之或成或敗。其權則在上主也。如甲子日與他干支之日。一而已矣。無如世人求福之心勝。占得此日。竟謂此日係干支首日。極爲慶幸。而行事準之。謂主大吉。曾閱史書。武王伐殷。殷周舉兵。同一甲子日也。何以勝負懸殊。興亡各異乎。據此則時日俱係上主所定良辰。並無關人事之吉凶禍福。而凶禍惟因吾人深信異端。以致中心搖惑。危疑百端。其操勞之苦。誠不可名狀矣。蓋人信時日風水運氣等。謂其主吉主凶。必有無數忌諱。紛擾中懷。如身置高山之巔。四面爲大風所鼓。無時寧止也。且所歷諸苦。並非上主所命。克己修德之正苦。乃係信異端之僞苦耳。可勝嘆哉。嗟乎。世苦多端。盡

現今所
行喪禮
多違古
制大開
異端之
門

建祠宇
敬拜現
今之人
爲神怡
指其無
知妄行
之明證

人難免。今此苦不足。更信異端。而招無窮之至苦乎。人苟篤信真教。不惟免此萬端僞苦。且可免獲罪上主之真苦矣。人宜勉旃。無貽後悔。○人死而所行喪葬諸禮。多悖先王所定正理。大開異端之門。粵稽上古。親歿慎終追遠。舉行禮節。允合正道。惟表其孝敬之誠。感恩之意已耳。今世風乖離。人心虛僞。親歿或修築寺廟。供奉其親。塑其像於廟中。招聚多人。詣廟拜敬。倘偶見其效。則云吾親之靈感所致。不知異端偶得所求。並非福利。正上主因其愚頑至極。卽加棄絕。許其拜敬邪神。以降嚴罰耳。可不悟哉。○猶憶康熙年間。有一人宦遊山左。居官清慎。廉正可風。未幾休致。旋歸故里。此地居民。追念芳踪。建一祠宇。供此官牌位於廟中。一時鄉愚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爭先敬拜。大著聲靈。而祈福免禍者。踵相接也。不數年。此官復加起用。欽差按臨東省。經過斯地。詢問此廟係何神。而拜敬之人。如此其

惡神雖
具猛力
義不當
拜

異學悖
逆上主
因不知
真正賞
罰

多且衆也。及入廟視之。所供者乃係自己之牌位。此官撫然曰。我人也。且現在人間。何有靈應。致多人敬拜若斯也。深怪斯地愚民。無知而妄爲。足見愚民如此妄爲。實係諸種異端。倡行邪教之流毒所致也。○邪神依本能作邪法。超乎人力之上。人力莫能及者。或有之。故異端之徒。信惑邪神。藉邪神之力。用多許邪法。震驚愚民。其事良有由來也。夫邪神係悖逆上主之惡神。安可不辨真僞。但因其邪法。超乎人力。遂漫加敬拜乎。今惡獸與兇人。皆具猛力。人不能及。亦可敬拜如神乎。世人妄拜邪神。非特中無定見定守。且多見其居心卑鄙。禍福之念。陷溺已深也。○無論何種異學。其處心積慮。俱大悖上主。爲害極矣。蓋異端雖有冀望之志。畏懼之心。然心志迷惑。莫識真宗。其冀望畏懼兩念。俱不向上主而向邪神。歧路傍徨。竟不知生前死後之真賞真罰。究在何處。其關人性靈之升沉。豈淺鮮哉。夫異

有數種
教門似
真教實
非真教
人當詳
察

學莫識真宗者。總因未明真教之正理耳。苟明乎真教正理。則是非昭然。邪正判然。而諸種異學。可不辨而自然息止矣。

後儒曰。聞子所論真教之正。愈知邪教之非。爲害最劇。深願早聞真教。豁予心蒙。今邪教之非雖明。但何教爲真教。尙未透達其精義。幸賴高明。歷歷指陳。我心歡樂。當何如耶。

先儒曰。天下之事。最關緊要者。莫真教若也。天地真主。賴真教以明之。吾人靈性。須真教以闡之。且人生前死後之究竟。更藉真教以解之。倘稍有錯誤。微特以上諸大道。俱昧昧以終身。且形軀一死。身後之懊悔。永永無窮矣。今宇內有數種教門。子須詳加隄防。畧爲疎防。便墮其阱中矣。何以言之。此種教門。居心叵測。機械難防。自其外而觀之。則峨然道貌。自名大理天學。談上主。究心性。講生前。論死後。謏

聞動衆。藹然可親。誠如美酒。其色可愛。其味可甘。嗜之者愈飲則愈甘。愈甘則愈飲。不覺沉湎其中。致成大疾。不可瘳已。人信此教。不辨真僞。隨聲附和。不覺而駸駸然入乎其中矣。蓋此教實無真傳。俱係人之私意。妄自爲說者。雖明乎此。必暗於彼。故不能全美無缺。益人性靈耳。若夫上主。福德咸備。萬善統該。至尊無對。至公無私。實爲大道之原。靈性之本。所立之教。真實無僞。無纖毫差忒。至論上主性體。雖超人性光。不可思議。然愈思愈妙。愈窮愈精。人惟深歎其性體全美。非人心可測。究不能議其於理稍有不合者。是故立一教。於理稍有不合。便非真教矣。粵稽真教。乃造物主從開闢之始。諄然命之。相傳至今者。我中國經書。不遭秦火。足爲明證。但真教不詭時尙。隨人私意。無如人厭其正論。喜邪說。中我陰私。避之惟恐不急何也。故欲信從真教者。當靜存動察。實心考究。辨別疑似。以防異端之害。

方能識認。不然。則紫能奪朱。鄭聲能亂雅樂。如此則真教危已。卽如一種教門。講上主論靈性。談死後之賞罰。似若有理。然叅多雜論。使人畢無真向。故其教規。禁人食犬彘等肉。至嚴至重。而納妾姦淫。種種汚行。槩罔禁忌。且謂功德成全。升陟天上。此處有美女旨酒。同歡同樂。議論妄謬。大拂正理。且欲人信從其教。不許人根究其理。如此則上主賦人靈性。能明至理。不將徒然賦之而無實用乎。據此足徵非萬善之原。萬民之共父元君。所立之真教明矣。詳察此教。非上古真傳。乃一外國人。自謂聰明高乎一世。俯視一切。自闢新說。於千餘年前。妄立之教門耳。此教顯悖真理。子之明察。自能洞悉其非。無煩多陳。惟性理一書。流傳人世。人人奉爲規程。漢代諸儒開其源。唐宋諸儒逐其流。談天道。論人性。自謂上古經書之正傳。不知古經因此而愈晦。古教因此而愈亡。爲害真教。更非他教可比。蓋此書持

辨性理
諸書論
天理之
非

論元微。撫拾古經之末談。隱逆真教之實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予以前所論諸端正理。惟闕其大畧耳。今爲子直揭其隱病。痛下一針可也。

第五篇駁漢唐以來性理一書諸謬說

信宇內定有上主。其體純神。並非理氣。此真教之大本也。但漢代以來。有一般談性理者。其稱上主。論人靈性。竟謂上主及天地人物。同屬一理。並無分別。且將天理卽認爲上主。其語含糊。不得明透。試以房室之理言之。予前已發明房室之理。不過甄瓦木料。安排妥適。便人居住。此外並無他意。以此而論。天理者卽天之形體。本係圓形。日月星辰麗於其上。運動有常。千古以來。毫無差忒。不過爲人仰觀俯察。推時定準。供役吾人。使人日用之需耳。又安可妄以天之理。卽爲天上之主乎。倘不分別天地之上。有一自有純神之上主。謬指上主卽是天理。此不惟不識

今有一
種儒名
雖爲儒
但信從
異端大
亂上主
真教

上主。且獲罪上主無窮矣。至於人心所具之天理。卽是人心本有之良。係上主原
化性命之德。爲人心之準則。分是非。定善惡。不容或昧者。今將上主及人心之本
良。全無分別。統謂之爲天理。妄論失實。微獨滅上主之實義。且大逆上主造物定
名之本義。獲罪上主。更無盡矣。夫上主爲萬理之原。萬善之本。其愛己也。卽是愛
理。其好己也。卽是好善。豈可但稱上主卽是天理而已哉。○所謂儒者。因其能明
上主。辨人性。察物理。不容異端稍亂真教耳。今觀近代學者。名雖爲儒。而敬拜佛
老。無異凡衆。洵陋儒也。豈可名爲真儒乎哉。而不信佛老者。又專言理氣。雖闢佛
老。亦滅上主。所論上主及人物之性。同一理氣。理氣之外。並無他說。夫上主爲出
理之原。今欲論理。而不推本於上主。如此講理。安有定評。春秋之時。真儒已衰。孔
子雖爲真儒。而孤立無偶。深知儒道失真。而重加歎惜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假使

辨近儒
萬物一
體之非

孔子生於今時。目觀今儒如此行爲。如此謬戾。不更重加歎惜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乎。○上主爲肇造天地人物之大原。前已透切指明矣。今觀性理諸書。不推原上主造生人物之本意。但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云人稟氣於天。賦質於地。竟將造物主造生人物之實義。盡行抹煞。爲害古經。已難言盡。而佛經與西銘等書。且云上主與天地人物。均屬一體。謬論更甚。嗚呼。既混真教。復滅大元。後之人欲追先哲明論。反古經正傳。將何道之由耶。倘天地萬物果屬一體。吾古先明哲。從古以來所論之要道實學。當云己所不欲。勿施於物。何以但云己所不欲。無施於人乎。是蓋後儒誤解古經。未得先儒之真傳耳。以此立論。微特絕上主。滅五倫。較釋氏輪迴之誕說更甚。蓋輪迴之滅五倫。猶在來世。謂萬物爲一體者。則今世之君臣父子。長幼卑尊。男女親疎。毫無差等。是欲求成仁。反害仁矣。害可勝言哉。夫

所謂仁者。必分人已。別親疎。然後心之德方盡。愛之理方全。爲仁之功斯克盡已。若天地人物。共爲一體。則愛人卽是愛己耳。愛己私愛也。愛人公愛也。公私不分。仁道何由成乎。此論大亂眞教正理。而世儒謂其妙語天開。發前聖所未發者。因未深思其謬。不過喜其文章高華。不覺而誤信其議論精妙也。夫上主賦我明悟。原欲人辨是非。別疑似。倡明眞道。光顯上主。可因近儒所論萬物一體之新說。漫加信從乎。今上主所立眞教。證據鑿然。尙欲人詳察其來歷。分晰眞僞。以定從違。矧此種議論。不據古經。不究物理。但設數種比喻。遂持爲定論。如之何其可耶。如此則是憑一己之私見。惑萬世之人心。豈可但喜其文而不精察其義乎。蓋上主眞教。廣大精微。無所不包。聖人猶有不知而誤解者。况非聖人乎。○周子著太極圖說。並非古儒眞傳。而諸儒謂生天地萬物之由來。失傳已久。而此圖一出。實發

其蘊奧矣。乃孰知其大謬不然乎。夫所謂真傳者。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累代授受相傳之真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聰明睿智。賢於周子遠矣。何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無此說。而周子獨得此妙解乎。豈上主夢告傳說於高宗。亦默啟周子。使知生天地萬物之根原乎。抑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潛哲不及周子。而周子之聰明超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上乎。況乎孔孟而後。名儒迭生。並未創立此說。何至周子高出諸先儒之上。獨發此妙解耶。今謂太極爲生天地萬物之元氣。則可。謂太極而外。並無上主。而生天生地生萬物。惟一太極之闔闢。則斷不可也。蓋此論滅上主。悖真教。使萬世人心。皆認太極爲生化之原。死滅之本。竟無真實歸向。其害寧有盡乎。予前所闢太極之謬。其論已足。無庸再辨。惟俟高明者洞見其非可也。○上主乃造化天地之大主。宰制人物之元君。而性理諸書。乃云上主非

辨性理
諸書妄
談理性
命三字
之非

他。卽理也。理卽性也。性卽命也。渾然同此物事而無所分別也。以此立論。是將上主與天地神人萬物。同謂之爲理性命矣。聞古經但云。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未聞昭事理性命也。聞上帝無貳爾心。未聞理性命臨汝。無貳爾心也。類書二問之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於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水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權耶。抑只是太極爲萬化之樞紐。故能如此。問之者甚爲切實。而答之者當云。蒼蒼者乃塊然之物。固不能主其權。而太極係頑然之氣。亦不能爲萬化之本。其中定有一至靈明。至赫濯。全能極智之上主。主其權而總其造化之機也。以此答之。方能使問之者得有明示。庶不愧名儒之稱。乃只答以含糊之語曰。此與前只是一意。而理性命之外。並無他說。是問之者冥然。而答之者昧然。均不識天地

辨性理
諸書論
神之非

辨上主
出乎震
齊乎巽
等之非

間。定有上主也。皇極經世書云。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急而速。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通書云。神妙萬物。又云。神則不離於形。不囿於形。如此論神。則此神非他。卽我古經所稱天之主宰。古先王郊祀之上主也。按此則以上所稱之神。甚合正理。其後又復生他議。乃曰。性則神。又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又曰。神是天地之心。以此講神。則又於我古儒小心翼翼。昭事之上主。大相矛盾。滅其實義矣。夫旣云神不離於形。不囿於形。正脗合詩經所云。上主臨汝。毋貳爾心之義。乃復云神忽在脾。忽在腎等。如此論神。則是心無定見。首尾不相符矣。如此夜夢一般。忽想此。旋想彼。俱屬虛幻。毫無定準。又如人從未見馬。懸想一馬。必妄擬云馬之形狀。必一半似人。一半似馬。疑似中存。實無確見。今儒之論神也。何以異是。易學啟蒙云。上主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

不識上主
主不得
云敬上
主

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不知易惟云。上主出乎震。蓋震東方也。東方爲陽明首區。言上主超出八方之外。高出乾坤之上。而造化之功。於此立基焉。不過借來之辭。後儒乃贅多許無理之談。是誠何心。倘如此講上主。竟將全能上主。講成一人。勢單力弱。自此詣彼。會此則和。遇彼則乖。幾經奮勇。幾經苦戰。危然後安。困然後舒。銳意爭先。盡力攻殺。方能治定功成。安然主宰於天地之上矣。不然。則竟無以爲上主也。夫上主乃我古儒極口贊其美好無窮。能智無加。小心翼翼。昭事弗遑者。而如此輕慢。如此狎侮。如之何其可耶。苟有人如此。侮蔑其君。國法王章。必不爾貸。今將至尊無對之上主。如此貶損。悖逆之罪。安能逃上主之監觀乎。有心眞教者。辭而闕之可也。○按性理諸書。如此講上主。是明明不識上主矣。不識上主。猶云敬上主。豈非狎侮上主。而無絲毫敬畏之心乎。夫上主與上主

所造之天地理氣。迥乎不同。今謂同一物事。無所分別。是狎侮上主下同人物矣。猶得謂之敬上主乎。今詳閱性理書上。敬上主之言不多見。而勉人修德。惟云天理所當然。良心所固有。竟不知上主爲萬理之本。賦性之原。修德之根。舍上主而但云修德。係天理所當然。良心所固有。是更將古經所稱。降衷之上主。賦性之上主。人人所當昭事。感謝之上主。不過講成一良心天理之虛文套語了事而已。如此則雖極力勉人修德。皆係無根之浮語。豈有探本窮源之實義乎哉。我中國從古以來。喜談誇大之語。口雖言之。行實悖之。習爲自然。莫知其然。故將古經所垂敬事上主之真傳。絕妙至理。竟作虛文看過矣。而上主實義。卒昧昧以終身。所關豈淺鮮乎哉。今觀宇內生民。家庭有慈父。鄉黨有嚴師。教其子弟。忠君孝親者。固有明訓矣。何嘗教其子弟。敬畏天上之元君。篤愛宇內之共父乎。嗚乎。真教不明。

辨程子
但云一
理以形
體言謂
之天以
主宰言
謂之上
主之非

辨不拜
無始終
之上主
而拜有
始終之
天地迷
亂失序

真主多昧。故以僞爲真。以邪爲正者多矣。况乎今世之儒。平時雖排擊佛老。至於一遇災難。值禍患。竟無定守。亦相從拜敬佛老等僞神。求其除災免禍。與鄉民無異。痛哉哀哉。○程子云。夫天一而已。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性情言之謂之乾。以此而論。是謂上主有形矣。既有形矣。則上主竟係有形生活之物。需飲食以養之矣。試問上主需何飲食以養之乎。○性理諸書。其議論多有自相矛盾者。如講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謂陰陽生天地。是陰陽者。天地之本也。謂太極生陰陽。是太極者。又陰陽之原也。按此則人首先當敬太極。次敬陰陽。最後敬天地理也。今何以稱天爲乾父。稱地爲坤母。加敬加愛。而太極陰陽。反置勿論。敬愛之禮。不將迷亂失序乎。性理諸書又云。凡物有始必有終。今既謂天地生於陰陽。則天地必有始終矣。不知天地有始終。而上主並

辨郊社
之禮謂
不言后
土省文
之非

講論上
主不可
恃自己
之聰明

無始終。然上主無始。而天地由之始也。上主無終。而天地由之終也。上主者。實爲
始終天地之大主。宰制天地之大元也。今諸儒既云。天地有始終。何以不拜無始
終之上主。惟拜有始終之天地。不更迷亂失序乎。○中庸孔子告魯哀公云。郊社
之禮。所以祀上主。是上主者。孔子明一之。以爲不可二。後儒乃添后土二字。洵大
失孔子告哀公本意也。假使孔子生於今世。必深怪後儒註釋之非。立正其陳辭
之謬。辨明上主惟一。斷不容妄加后土二字惑世誣民耳。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
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言或可以證上
主惟一無二之正理也。○後儒著性理之書。其中講解理性命三字。講解天地萬
物之理。持論甚爲含糊。不合正理。竟將上主之性。講成太虛之道。將上主生天地
萬物之理。講成陰陽浮沉。勝負屈伸。自然流行太和之氣。不特愚己。且愚天下。大

辨人物
同屬一
性但有
偏正之
非

辨性理
諸書云

滅上主之本義。詳閱上古經書。論上主之性。本有精義。明其精義。乃可著之辭說。不然。當如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也。安可妄加註釋。以亂真傳乎。如一草一蟲。其所以生長。所以知覺。尙莫能明徹。况欲推明上主美好無窮。至尊無對之性體乎。足徵吾人聰明。殊爲淺陋。必欲妄解。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宜服膺斯語。○前已講明。人能知己。始能知上主。能知上主。愈能知己也。二者相因。原屬一貫。今近儒講論性理。非獨滅上主本義。且滅人之本義。何以言之。後儒謂天地人物。同屬一體。不過謂人於其間得性之正。物得性之偏耳。又云。聖人之性爲正。惡人之性爲偏。按此則人與禽獸。竟無分別。所以分別者。惟在性之偏正。卽聖愚之分。人物之殊。亦惟在性之偏正。豈不大紊聖人與惡人。人類與物類之定名乎哉。○性理諸書又云。人之生死。如水之凝釋。水未化則爲

形神一
氣之非

冰。冰已釋則復爲水。並無增損。按此則惟論人之形軀則可。若論人之大體小體。人之神形俱如此。全無分別。則大不可也。予以前詳辨其混人大體小體。混人神形同爲一氣。而無分別之謬解矣。因彼謂人死則魂屬純陽之氣。上歸於天。魄屬純陰之質。下歸於地。故謂人之神形同屬一氣也。以此而論。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與桀紂操莽。亦同歸一域。而無或殊矣。夫善人居世。牢籠困頓。歷盡艱苦。且受惡人之欺壓凌辱。甚至殺其形軀。殘其生命。而身後竟無上主之真正賞罰。以分其曲直。則是無論善惡之人。其魂皆升於天。其魄皆降於地矣。以此而論。則古經所稱上主監觀有赫。降祥降殃。毫髮無爽者。何在乎。非特不足以警惕惡人。且將執何正理。以闡釋教輪迴之誕妄乎。蓋釋氏所論之賞罰。雖悖上主真教之實義。畢竟猶知死後必有賞罰也。○性理諸書又云。且如眼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

辨性理
諸書謂
作善由
理作惡
由氣之
非

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水。則光便散矣。按此則人之靈性便是光。人之形氣便是鏡。與水。人之形死則神亦死矣。又云如五色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稟的氣如何。然此理只是善。既是理。如何得惡。所謂惡。却是氣也。按此則人之善。因人之性即是理也。理即是善。人之惡。却是人之氣也。如此則是人之理不能不爲善。人之氣不能不爲惡矣。夫爲惡之氣。既不由我。爲善之理。即人性也。亦不由我也。若然。則所稱人心有靈。主張由心。權衡任意。何在乎。夫所謂賞者。賞其苦身克己。勉力爲善之苦心耳。所謂罰者。罰其縱慾偷安。放恣爲惡之逸志耳。今爲善爲惡。既云自然而然。毫不由己。而善者福之。淫者禍之。何以服人心。而稱賞罰之公當乎哉。曠觀今古。賢愚雜處。善人而忽變爲惡。惡人而忽變爲善者。不知凡幾。人試撫躬自問。未有不自覺其心有自主。

切指人
心私欲
何由

者。微獨作善作惡莫不由己。且方爲善。旋復爲惡。亦莫不由己也。今按性理諸書云。我作善非由氣。作惡非由理。作善由理。而作惡由氣也。以此而論。是作善作惡非惟一所以然。乃有理與氣兩所以然矣。然我返心自審。而作善作惡。獨我一心爲之主宰。確有明證矣。今我既惟一。足徵人之性。其作善作惡。尙有他焉。不止理與氣而已也。夫他者何。我也。我循理而逆氣。循氣而逆理。非止理與氣爲之。乃我之大體。我之靈性。主張於中。而不使理與氣得以混淆耳。

後儒曰。子之元論。切當精實。不但能解古儒經書之妙義。且能解古儒所未發。至哉其論。予不能不心悅而誠服矣。雖然。畢竟人之私欲。人之惡氣。究自何來。人之私欲。錮我聰明。究係何故。願明教我。

先儒曰。遡厥開闢之始。造物主特造男女二人。爲我人類元祖。此二人者。並非所謂

上主立
此真教
係治吾
人神病
之良方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由陰陽二氣妙合而凝者。亦非由父母生育而有者。獨係上主全能特造之耳。此二人既係上主特造。非由人道而生。其性情本來平和。原無私欲之累。迨後人性頹敗。私欲叢集。皆緣吾人自取之也。上主立此真教。非特示我蒸民。知私欲之由來。且係治神病之良方。按其得病之由。施以應症之神藥。因人順自己之私意則爲惡。逆自己之私意則爲善也。上主所立真教。既明告吾人以私欲之根。人苟不護己私欲。信從真教至理。則私欲雖劇。必思有以克之。克己之功愈艱。德行愈高矣。蓋萬善俱賴上主之輔佑而行。纖惡必由自己之私欲而出。人果能肫切懇禱上主。必蒙上主神佑。奮力以治私欲之橫流矣。何也。上主既賦人靈性。使之察是非。辨真僞。豈有不立真教。施以神佑。勸勉世人。克己修德。以全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乎。性理諸書不明斯義。而治道類二禎異書云。天人之理。

辨性理
諸書云
天人之
理相合
爲一之
非

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恰應人
事。如祁寒暑雨。天道之常理也。然吾人之氣。壯盛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致疾。此
係漢儒牽強附會之解。學者當明辨其非。甚莫爲其所惑也。倘爲其所惑。而信其
言爲真實。則湯有七年之旱。誠不必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以六事自責。
齋戒沐浴。祈禱上主於桑林也。當知人身羸弱。雖齋戒與否。天之冷熱。猶見侵傷。
豈因齋戒。而身之羸弱。卽變爲強壯。能禦天之嚴寒酷暑乎。以此知我古先哲王。
因天災而恐懼修省。所其無逸者。特爲籲求上主。挽回義怒。赦我夙愆耳。倘天災
惟係陰陽不合。卽如自鳴鍾消息損壞。亂動無常相同矣。人逢天災。不籲求上主。
但云陰陽之亂。如此則我古先哲王。雖反躬自省。勉力修德。哀懇上主。而天災必
依然如故矣。要之自鳴鍾。係塊然之鐵。陰陽係頑然之氣。而世間所著天災。皆係

辨性理
諸書云
仁義禮
智信五
德稟於
承火木
金土五
氣之非

至公上主。故令陰陽不和。因人之惡以示警戒。其中大有上主深意。豈可但謂不
過陰陽不和所致乎。○性理諸書不獨絕上主。滅人性。且混人心之本德也。仁義
禮智信。此五德者。係上主特賦人心固有之良。稟之上主。具之靈心。實與陰陽之
氣無關。與水火木金土五行無涉。乃性理書云。人所稟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
木金土之理。陽之動平和卽仁也。陰之靜剛斷卽義也。按此則人之靈神。人之大
體。亦不過是氣。靈神克治己私。大體役使小體。一切苦身克己。修德爲善之實功。
亦非人之靈性爲之主張。皆氣之運動使然也。予以前明辨人之靈神非氣。其論
精切。予謂其無容置喙矣。夫五德根於靈性。上主賦畀吾人。命之上而敬愛宇內
之元君共父。下而忠孝世間之帝王君親。實由靈性之自主而發。與頑然無靈之
五行並無相關。而必將五行配乎五德。豈非大逆上主降衷之本性乎。推其意。不

辨人物
同屬一
體之非

辨太極
圖云聖
人不過
稟天地
之精而
特出之
非

過謂人物本屬一體耳。倘人物均屬一體。則人物皆我也。微特不達仁之本義。且將仁道混入釋氏輪迴之中。而無物不當慈愛矣。蓋既當愛人。亦當愛禽獸。不但此也。既云無一物非我。則木與石。土與糞。亦我也。俱當愛之矣。然而徧閱古經書。論仁道吃緊處。第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未嘗云己所不欲。勿施於物也。造物主造此物類。原爲供人役使。先王令人取之以時。用之以節。然此第可謂之爲節德。豈足謂之爲仁德乎哉。○按太極圖論人物之生云。人物之生。皆本太極。人乃是氣之秀者。聖人乃是氣之最秀者。按此非但聖人與凡人之分別。在乎氣之秀否。卽木石與人之分別。亦不過氣之秀否等也。蓋聖人雖云德盛。未嘗非人也。亦未嘗不同稟此人之性也。論聖人不據其修德之實功。但云係氣之最秀者。是聖人既由氣生。而聖與非聖。皆由氣生也。不將使聖人畢世克愆存誠之苦衷。皆與聖

論人之
成聖並
非性之
者俱係
學之者

人無涉。而稱其德邁古今。功高奕世。豈非盡屬空言乎。不知氣屬頑然。並無靈明。與人靈性無關。人能修德。則克念而爲聖。人不修德。則罔念而爲愚。不然。何以今日之善人。異日忽變爲惡人。今日之惡人。他日忽變爲善人乎。○程子論人之所以成聖有二。一爲性之者。一爲學之者。性之者如堯舜孔子是也。學之者如成湯武王是也。不知人之所以爲聖。俱學之者。若無上主之神寵默佑。復加克己修身。日新又新。從善如登之苦功。無論何人。斷莫能自登聖域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夫孔子生平。以至誠遇物。發言必實。倘此言稍有不實。是孔子自欺以欺人也。吾知其決不如此也。孔子所謂生而知之者。是謂此人聰明高乎凡衆。其所以克己修德。不甚吃緊用力耳。豈謂生來卽是聖人乎。當以其辭逆其志可也。孟子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是謂人之私欲有淺深。故其用力有難易。所謂堯舜性。湯武反。亦謂堯舜所有之私欲較淺。湯武所有之私欲較深。故云堯舜性。湯武反耳。不然。則堯典虞書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之真傳。皆爲虛語矣。須知人之生也。無論聖愚。人心皆危。道心皆微。詳察古經。堯舜禹湯相與授受之際。俱諄切告語。命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聞生而卽聖。不必勉力爲學者也。蓋克己之功愈精密。德行愈崇高。倘惟論本性之良善。不論克己之實修。試觀梁武帝本性原自良善。後爲私欲牽引。爲奪天下。殘殺三君。此本性之良。不足爲德可知矣。不觀物類乎。有禽獸本性良善。忠勇勤敏者。試問此種禽獸本性所有之良善。可謂之爲德行乎。如今人乍見儒子。將入於井。斯時也。不待商量計較。皆有休惕惻隱之心。急思救之。此但謂之爲良心勃發則可。豈可謂積

論人之
成惡並
非性之
者俱係
習之者

功累仁之實德乎哉。但人以惡言詈我。我含忍於心。不回半語。人欺壓凌辱我。我甘受其辱。不復其仇。此方是克己制私之實德實功也。○荀卿論人性本惡。故云桀紂本性原係桀紂。此論大非。桀紂之惡。非其本性然也。因其敬心日弛。縱慾偷安。日復一日。不覺而至窮兇極惡地步耳。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是蓋惡人積惡日深。習成自然。自其後觀之。一若其惡係其本性所自有。善人積德日久。習與性成。自其後而觀之。一若其善係其本性所固然耳。夫聖人未易言也。必先之以克己。繼之以修德。克己而德盛。然後始能馴至乎聖人之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年至七十。方敢云從心所欲。不踰矩。豈敢云我生無過。或三五十卽從心所欲。不踰矩耶。又須知惡人作惡。不俟年歲久遠。而惡卽如自然者。因人心本有私欲。且撞擾

辨皇極
經世書
云人之
神即天
地之神
之非

辨性理
諸書云
瞞得人
瞞不得

叢雜。一惡爲累。便日積月累。怙惡以終身矣。危哉殆哉。○皇極經世書曰。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此言大悖古經正理。何以知其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聰明高廣。遠邁羣倫。著書垂經。精微允當。獨不以此立論。何至百世而下。必待邵子始倡言此說耶。聞商頌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主是祇。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主。不敢不正。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主。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主。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主。是古先明王。古先哲士。深知宇內有上主。乃造物真主。萬民大父。故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幽獨間不敢稍蒙欺詐之念。以獲罪此上主也。然則古儒篤信上主。是人神之大原。豈信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乎。○性理諸書云。人於獨知之地。所作不善。他人雖不能知。然瞞得人。瞞不得理。不知理也者。不過上主所賦人性中之規矩法度。命人

遵守者。屬依賴之品。乃無爲之道。有何靈明昭察。令惡人有所嚴憚畏懼。不敢爲惡乎。警惕惡人。不推本上主。秉至公之理。監觀人心之隱慝。惟憑空虛之理。以戒頑殘。非徒無益。且令此輩昧失上主。降賞降罰也。更令其肆無忌憚。縱惡愈無底止矣。吾觀古儒。警惕惡人。謂小人奸險。居心狡詐。雖能欺世人之耳目。究莫能逃上主之明威。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正此之謂也。近儒不察。云古儒但以此理勸人慎獨。勉人爲善。如此立論。並不令人敬畏此上主。惟令人敬畏此空虛之理矣。此與古儒立言本意。大相懸殊。將何以警小人放蕩無羈。而勉君子戒懼時存乎。論上主雖云無聲無臭。無形無像。而全神昭著。無所不在。古儒深契此理。故著書垂訓。令人戒懼慎獨。不容稍懈。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此也。此上下數千百年。道統之真傳在此。從此探本尋源。而上主可明。靈性亦可識矣。無如近儒

論古儒所謂敬於一者乃是敬一上主並非敬一理

性理諸書各家自生臆說論無一定

議論失真。滅上主。昧靈性。執定理爲主宰之說。蠱惑人心。貽害萬世。何怪乎人心

私欲日熾。千載而下。不得真正爲善之門路乎。○古儒嘗云。人當敬於一。近儒亦

援此爲據。以教後人。然講論雖同。而意思各別。古儒論人當敬於一者。乃云宇內

惟一上主。主宰天地神人萬物。令之各得其所。且全能以宰制之。全智以昭察之。

無微不燭。上而神明。下而人心。內而性體。外而形軀。毫髮莫能逃其監觀也。近儒

所論敬於一者。絕上主而不遵。但執一理以爲天地之主宰。何能提醒人心。使之

歸於至善乎。嗟乎。差毫釐。謬以千里。予以上已詳悉辨明此理。並非天地萬物之

主宰。今無煩再陳矣。○性理諸書。論無一定。卽如講論中庸神體物不遺之意。並

未得古儒真傳。乃云天地萬物。皆物也。而一物有一神體之。所謂體物之神。不過

陽之德耳。云盈天地間皆物。盈天地間之物。皆有一陽之德爲之體。故謂一物有

性理諸
書講解
高宗夜
夢上主
資以良
弼不遇
勉強信
從

一神體之。卽一物有一物之本神也。而他處又云。神信之則有。不信則無。聞人敬神論神。不以異端視之。則以愚夫鄙之。嗟乎。旣讀古經所論正神。又固執不信。豈古經失真。不足取信耶。抑居心暗昧。徬徨歧路。不明真解耶。至論太極。忽云是氣。又云是理。方言是性。旋言是道。抑何中心搖搖。竟無定準耶。○性理諸書。專言理氣。與古經必不相符。又不敢蔑視古經。往往勉強支吾。逃避其說。以合古經。究與自己之本意。大相逕庭。及讀書經。明言商王高宗。恭默思道。夜夢上主。資以良弼。又不能不信此言爲真實也。夫此上主者非他。卽予以上所稱肇造乾坤真主。萬民共父也。因其篤愛生民。有加無已。故以傳說資高宗。輔理王化。拯救羣黎之疾苦。威至赫也。恩至渥也。諄切告誥。不啻上主與高宗。都俞吁咈矣。後儒不能逃避其說。不得已而降心相從曰。高宗夜夢之上主。或卽是古經所稱之維皇上主。洵

辨性理
諸書云
海潮係
地呼吸
所致之
非

辨性理
諸書云
北極爲
氣運之

不得以理氣混之也。嗚乎。倘非書經云。高宗夜夢上主賓以良弼一事證之。予竟無奈此後儒何也。○性理諸書。方言理不離氣。又云理居氣先。議論無定。往往如此。○近儒所論理氣。毫無真據。不過指點幾件譬喻。便作憑據。那有真正實理。○釋氏輪迴之說。誕妄不經。大滅上主賓。罰正理。此決定無有之事。張子不敢定其果無此事。○性理諸書。論天地山川之形體。陰陽二氣之流行。俱無確據。如海水潮汐。乃隨月以爲起落者。竟云係地之呼吸所致。按此則竟將此地。講得如一個有知覺之巨獸相同矣。又北極麗於天體之上。猶夫石子麗於地中也。程子云。北極居其形。凝然不動。爲諸氣運動之原。不知南極與北極同爲天之樞紐。其形體相同。其氣亦必相同。何得止云北極爲氣運之原。而南極獨否乎。天之距地。上下六合。遠近相同。並無此高彼下之殊。程子乃云。北極是天之最高處。朱子未發斯

原之非
辨性理
諸書云
草木有
知覺之
非

辨性理
諸書云
物與物
其理爲
一其不
同者其
形非

論。程子獨倡其說。足見朱子之通天文。過程子遠矣。○草木生長。由地氣發育。猶
夫自鳴鐘之運轉。因其中消息活動也。要之同係頑然之體耳。性理諸書。乃云草
木有知覺之能。此論未見古經。何所見而云然乎。試觀草木之根已斷。則生氣已
絕。如自鳴鐘之消息已壞。則運轉無憑。蓋自鳴鐘之運轉。良工使之。草木之生長。
造物主命之。今既不可謂自鳴鐘有知覺。安可云草木有知覺乎。當知草木但具
生長之氣。其根伏地。地受日照。熱氣蒸蒸於地中。透入草木各管之內。因得生氣。
生氣勃勃。故得發榮滋長耳。草木之性。不過如是。而必謂其有知覺。今始聞之。徧
察萬國經書。與我中國古經。俱未聞斯語也。又性理諸書謂理一而氣殊。然水與
火。其性相攻相尅。何所見而云其理爲一乎。又云物與物其理爲一。而不同者其
形耳。若然。則水火之性不同。乃不究論其性。惟論其形可乎。倘止論其形。而不推

原其性。卽以定物類之品。將紛紛萬類。莫不各著其形。亦莫不各稟其性。然則萬類之所以分殊者。俱在形而不在性乎。泥塑之虎。與泥塑之人。其分別在形可也。若活虎與活人。不論其性。止論其形可乎。夫旣云理爲一。而他處又分別五德配乎五行。講得首尾殊不相符。又云陽動而生物。陰靜而成物。不知萬物之所以生所以成。皆須動也。不動而生成之機息。何以使物生之。又何以使物成之乎。至論萬物之原。或云太極。又云無極。或謂太虛。又謂太和。種種無定之辭。究不出理氣二者。總之性理一書。重其文章之高古。而輕其議論之虛浮者。雖不乏人。然誦其文章之富麗。遂不覺喜其議論之高遠。竟致甘拜下風。莫敢與之質辨矣。嗚乎。奈之何哉。

第六篇論今之明儒。識見雖高。議論雖正。但於真教至理。尙有不足處。

後儒曰。性理一書。係漢唐以來。諸儒臆說。彙集成篇。並非古儒真解。吾子辭而闕之。廓如也。洵衛道之深心。子之言出。古經之理。可燦然復明於世矣。但此書雖原於漢儒。集於宋代。其間淹貫五經正義。而深契古儒真解之士。多不服此書。而心非之者。代不乏人。是真教不絕。尙存一縷者。猶賴此等名人傑士。相與維持也。王陽明文集云。朱子晚年。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尤有大相刺謬者。按此則朱子已亡。而陽明不服。致有後論者。因其註釋經書。多有晦暗。未合古經之原旨耳。又王安石居心執拗。云天下萬事。皆係氣數一定。並無主宰。權衡其間。而富弼司馬光等。深明古儒真傳。心皆不服。因其非正儒。特疏奏請。毀

其牌不容其配享於太廟。享受春秋之祀。由此觀之。則宋代明儒與累朝哲士。衛正道而歸古儒之真傳者多矣。苟信從此等明儒正論。則遵聞行知。將見上古真教可復。天地真主可明。何必更須子所稱真教乎哉。予意如此。請以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先儒曰。前代明儒。雖識見高超。議論確實。能於異說雜興之後。力砥狂瀾。固可遵守。然不及上古真儒。於旁門未起之先。獨垂真訓。更足信從也。蓋孔子沒。而古教失傳。處士橫議。雖以孟子之賢。正人心。息邪說。以言拒之。尙難挽回。况其他乎。鄭樵云。昔者七十二子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况復傳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歐陽修云。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孔子沒。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人人異學。肆其怪

古經殘
缺不足

奇。後之學者不能卓然誅絕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孝經正義序曰。夫子沒而微言絕。韓愈與孟尚書書曰。及秦滅漢興。古書皆殘缺。十亡二三。請開獻書之路表又曰。及秦漢取字。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詔劉向父子。籌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餘乘。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晉人承之。文集有廣。屬劉淵石勒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云。自暴秦焚書。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是錯。齊人語以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去聖愈遠。莫可考證。按以上諸議論。

現今明儒講論
人倫之道
固井井有條
但論不追論
賦五倫之主
之上

漢得古經緒餘。皆荒唐無據。雖有一二古儒真訓。僅收什一於千百。不足取以爲徵。且難以諸儒臆說。而附會牽扯。說法竟不同。由此而論。則古書既失其全籍。但憑一二古經遺義。安足證全備無缺之真教乎哉。○世之明儒。雖知宇內有上主。但於上古恭敬上主之典禮。已失傳矣。故著書立說。不過令人敦尚五倫之道而已。夫五倫原於賦五倫之上主。世有君父。而君父之上。尚有天上之大君大父。人盡忠孝於世上之君父。是君父之前有禮。即君父之前有教也。知盡忠孝於君父之前。而不知盡大倫於大君大父之前。是上主之前無禮。即上主之前無教也。夫豈可哉。蓋人有神形兩者。皆上主所造。兩者胥盡於上主之前。始於上主之前無愧耳。夫精誠以格之。固係欽崇上主之正意。而情因文見。禮始昭然。不然。則心志雖誠。禮儀未備。於古經所謂精誠以格之。隆禮以享之。情文兼具之大道。尙未

古儒所
著古禮
記所論
敬事上
主之禮
甚爲詳
切今失
其傳

允協也。如樹有幹有枝。刈其枝而幹將朽矣。人之一身。有神亦有形。革其外面當盡之禮節。而恭敬上主真教之全禮遂亡矣。於是知吾人欽崇上主。內外兼全。情文兩備。而真教之禮始盡。上主之尊始顯也。今儒論不及此。奈之何哉。但人各有良。不能離教。倘無真教。講明恭敬上主內外之禮。則人必無真向。既無真向。又何怪認賊爲主。認偷盜而爲父母。拜敬邪神。日陷於淫祀之非乎。○古儒所著禮記。今失其傳矣。蓋古儒著古禮記一書。必編定年月日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所以敬事上主之禮。定燦然各備。無少欠缺。易繫辭云。先王至日閉關。自今論之。斯日也。無論后王君公。以至億兆羣黎。俱有敬事上主之禮也。詳閱今日之禮記。竟不其然。惟備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賓客等相按之禮。及養生送死之禮。而郊祀大禮。惟天子得以行之。諸侯且不敢干。况小民乎。揆厥由來。時至戰國。國家亂亡。

論古儒
之道漸
衰之由
來

相繼。民不聊生。喪失本原。而敬事上主之真禮。無暇修明耳。迨後書經秦火。人離上古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可慨也夫。○邇厥上古。敬神有壇。尊祖有廟。今不論敬神尊祖。俱稱之曰廟。微獨古先王崇祀上主之禮。蕩滅無存。而神與祖。人與神之名號。亦混雜不清。而無實義矣。古儒知神無形象。無聲臭。故無塑像。無繪容。舉行郊祀大典。望於六宗。徧於羣神。惟有木主。木主之上。欲敬何神。但書其名字。致誠致懇。以展其恭敬之忱。古禮昭然。至今可考。今乃封張儀爲玉皇。雲長爲天尊。楊繼盛爲城隍。韓愈爲土地。皆認已死之前人爲神。而敬拜弗遑。將古先明王。小心昭事之上主。望祀之六宗。徧奉之羣神。俱昧其本然之義。顛倒迷亂。何至此極乎。上古真儒。凡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一不歸本於欽崇上主。是古儒敬神。今儒亦未嘗不敬神。無如古儒與今儒。昭事上主之大旨。迥乎不同何也。古

儒明識宇內有一維皇上主降衷下民至尊無對全能全智威靈赫濯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洵爲萬有之根本乾坤之真宰所以曰明曰旦無時無刻不用其小心敬畏但數傳而降古籍云亡真傳幾滅洎乎秦漢晉唐以來僞儒迭興議論各出後先繼起由是欽崇上主之說雖存不過有名無實而上古所稱至尊無對天地真主竟昧然不識矣既不識天地有真主則祭五帝七帝之誕說隨出其迷謬反古若此奈之何哉後儒惡前代僞儒流於道家諸帝之怪說務盡革之惜乎後儒惡前儒之非務盡革之其意美矣乃遂至並革其真主惟一之古訓抑又大非也何也拒前代僞儒諸帝之說宜正告天下後世曰宇內有上主惟一無二此上古真傳盡人所當欽崇者乃置此不論竟云上主卽理也或主蒼天或主太極而理與蒼天太極之外並無所謂上主也嗟嗟欲迴狂瀾而狂瀾愈倒欲障百川而百

古經云
亡後人
欲覓真
教於古
經不滿
其意故
覓他教
以遂己
心

川愈西。究何濟耶。○今儒言拒邪神。而以為不屑敬者。因古籍云亡。既不足為真教之證。又吾人本性之良。頗有真教。苟不得真教。則本性不遂。本性不遂。故不得不尋覓他教。以愜心願耳。試觀古今多少傑士。淹貫五經。如陸子靜王陽明者。代不乏人。然誦詩讀書。浸淫已久。乃揆之晚年見解。詩書所傳止於如是。而本性稟受。尚不止於如是。爰是中心搖搖。竟不得至善之所歸。及觀釋老二教經書。談空說無。喜其空虛活潑。議論高超。講解本性。廣大無邊。稱贊佛性。非色非空。似覺乾坤有真宰。人性有真我。一切善惡賞罰報應。似有確據。至深入其中。又覺其幻怪不經。竟無真據。乃輾轉逃避。既援釋而入於儒。又援儒而入於釋。執兩可之見。終無定論。後乃併其儒釋老三教而俱棄之。卒流為無教之徒矣。悲夫。其弊由於書經秦火之後。不殫心竭慮。尋覓真教之實理耳。昔漢明帝知古經殘缺。不足援證。

遵守古
經餘緒
不足滅
異端惟
上主所
立真教
能滅諸
種異端

真教風聞西方有聖人。其地經書必全備無缺。遣使西去。尋覓真教。無如使不用命。至天竺國。得佛經而歸。擾亂中國。是求明反晦。而真教愈亡。可勝嘆哉。○今異端橫興。邪神倡亂。古經雖存。不過千百之一二耳。後儒恐其亂靡底止。執定理氣。以爲造化之根原。自謂談空說無之異端。可以息止矣。不知理也者。乃依賴之品。非自立之體。所謂規矩法度者是也。至於氣更屬頑然。並無知覺。試問有何靈明。有何自主。而能肇造乾坤人物。主人生死。賞罰善惡。毫髮不爽耶。揆之古經。惟上主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正道實學。洵不啻天淵之別也。是欲護古經。而反悖古經。何以正人心。息邪說。而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古道乎哉。獨維皇上主所立之教爲真教。無纖毫差謬。其餘雖德如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卽德邁人羣。究係人類耳。聰明有限。才力有缺。決不能定人心之真向。

現存之
古經講
論異教
道理缺
略

今儒修
德克慾
不籲求
上主祐

統普海內外。古今萬世之人心。胥納於上主惟一之真教也。○上主之教。渾全無缺。今有之經書。既已殘廢。雖欲證之。無奈舉一而廢百。明此而暗彼何也。如古經講上主。臨下有赫。監觀四方。人靈性降於上主。貴而有恒。未嘗不切實昭著。然論上主之神體妙用。性情美好。全能至智。所以始終天地人物。全備無缺之至理。卒無確解。且於人之靈性果滅與否。身後之賞罰。所關重大與否。皆未見明論。以致今儒但論現世之賞罰。而身後賞罰真諦。俱無分曉也。故古經雖存。不足爲真教之確據也明矣。○今儒惟值禍患臨身。始籲求上主以禳之。而於修德克慾。從未聞籲求上主降寵佑。奮力前修者。蓋德行者。乃吾人心性之至美也。罪惡者。乃吾人心性之至醜也。上主全美無疵。爲萬善之原。萬德之根。吾人修德克慾。其宜籲求上主。輔翼前進。較他事更爲切急。如此則所向既真。寵佑頻加。德行之美日增。

今儒之
道浮而
無據不
足安慰
危苦之
人
現存晦
暗不明
之經書
不足警
策紂君
心
現存殘
廢不全
之經書
不足遏
報仇貪
財之惡
忠孝之

罪惡之醜日去。心性光明。與上主之心性。必相契合矣。倘修德克愆。自持己力。必傲然自是。名曰修德。實悖真德。名曰克愆。實順己私。心性昏冥。與上主之心性。定相悖謬矣。則德何以積。愆何以消乎。○譬一居心端正之善人。無端而橫逆相加。仇人說法誣陷於君前。百端妄證。間成大辟。遭凌剔重刑。危苦莫當。是必上主所立真教。方能安慰其苦心。若但據今儒所論生死浮言。何足使斯人甘心受死。泰然自安。而無憂懼乎。○又如桀紂爲君。必恣意橫爲。倘但據現存註解不明之經書。何足警此等君心。使不敢肆行無忌乎。○又如人懷報復之心。相逢仇人於狹路之間。人懷貪財之念。適值不義之財於無人之地。於是殺其仇。取此財。並無告發之人。按今儒所論殘廢不全之經書。此人必將捫心自喜。自幸其脫世網。稱快事也。何以遏止其報仇貪財之罪惡乎。○忠孝之本。根於敬愛上主。緣上主乃宇

本根於
敬愛上
主今儒
不講

今儒制
行不及
古儒故
謂孔子
沒不出
聖人
今儒之
道無益
古儒反
害古儒

今儒註
釋古經
大非五
經原旨

內大君。萬民共父。且係賦性之大元也。推敬愛上主之心。而忠君孝親。則爲臣止
敬。爲子止孝。彝倫克叙。萬理歸宗。今儒論忠孝之道。第云理所當然。性所固然。或
且推原於太虛太和之理氣。而不推原於至義至公之上主。議論無本。雖云盡忠
盡孝。乃係舍本求末。何有忠孝之實義乎。○今儒謂自春秋而降。至今二千餘年。
不出聖人。揆厥由來。並無他故。總緣今儒識見聰明。立心制行。不逮古儒遠矣。○
今儒之道。與拙手畫工相似。如一幅古畫。筆墨雖極精巧。但代遠年湮。人物花卉
之工美。不無玷滅之處。苟遇良工補綴。則古畫重新。倘係拙工。未嘗不極力摹寫。
但巧拙懸殊。不惟不能追摹芳踪。而古跡因此愈晦矣。○今儒於上古經書。亦嘗
殫盡心思。逐章逐句。爲之詳加註釋矣。然原本殘缺。而註解益混。好古深思之士。
細玩古經餘緒。未嘗不歎惜痛恨。今儒之註釋。大非古經原旨也。嗚呼。上主不明。

今儒舍
本逐末
不追溯
天地真
主

今儒作
善不知
畢竟何
爲
今儒但
知教係
人立
今儒所
論之道
不足禁
惡人爲
惡

古經晦暗。何怪佛老橫行。陰陽風水命相占卜之異端。倡亂我中土乎。○今之自
命爲儒者。未嘗不云繼往古。開來學。但抱恨禮樂文章天文等之失傳耳。然宇內
真教。豈不較禮樂文章天文等更爲吃緊乎。舍本逐末。專事禮樂文章天文等雜
技。縱使禮樂明備。文章天文燦陳。於吾人心性實學。究何裨耶。○今儒講作善之
道。固有確論。然迪人爲善。禁人爲惡之道。槩皆缺略。未能詳備。故論人世當盡之
理。雖覺明切。而行善畢竟何爲。尙歉然未見分曉也。○今儒惟知教係人立。故教
人省察克己。不云修德以欽若上主。但云化其氣質之偏。全其天理之正而已。豈
知真教獨係上主所立。而不得稍參人意於其間乎。○今儒論太極陰陽。理氣心
性人之形軀等。皆未見大原。不過含糊了事。實屬無用之浮談耳。至於五經所論
上主至義可畏。至仁可愛。人之靈性。貴超萬彙。獨係上主降衷之恒性。有始無終。

今儒作
善無真
向

生前善惡。死後賞罰。毫髮不爽之大道真傳。俱無確當了徹完全之義。豈不使作惡之人。肆無忌憚。泰然自安乎。○今儒論作善之道。較釋老二教。高矣遠矣。釋老作善。歸本於空無。儒教作善。先須誠意正心。而後發爲實行。其論固爲精切。然而作善無真向。則所作之善。無奈虛而無據。何也。蓋上主爲蒸民大父。乃不思報其恩。上主爲宰制乾坤人物真元。乃不思仰其威。且上主爲萬福之原。萬善之本。乃不思歸其宗。而愛其美好之無極。所著勸善之書。不過云全其性分所固有。喜其心性之無虧。甚且爲功名揚於奕世。富貴綿於子孫。有家國天下之責者。第云修身特爲齊家。齊家特爲治國。治國特爲平天下。數者之外。更無他向矣。夫宇內真教。包含靡遺。豈可云完此數端。卽足盡真教之大全乎哉。詳玩古經。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之旨。明明兼生前死後立論。而今儒但言生前。不論死後。如此立

復仇非
古儒正
論

今儒口
贊古經
心實不
明

說。不過養人私欲。喪人實德。何能超乎私欲之上。另有所謂真福真禍之正解耶。
○今春秋傳。及左傳禮記。所論復仇之事。決非古儒正論。斷不可妄執此說以爲
定評。此係後儒自立之臆說耳。蓋謂當國家亂。王法不公。是非不明。可以手刃父
仇。以自雪其冤。不然。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不報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不知
復仇之惡。較他惡更險至極。苟執定不共戴天之論。值國法不平。人人皆可以手
刃父仇矣。人命顛危。何有底止乎。以是知復仇之念。亟宜遏止。斷不宜任其橫行
也。○論斷古經書。漢唐宋明諸儒。見解各別。多有異同。故生當今世。惟信經不信
傳可也。但古經雖云可信。而秦火而後。多晦暗不明。亦不足取徵真教之大全也。
○今儒未嘗不照應古儒之言。但於古經不加深玩。究不知其意旨之所歸。亦嘗
口贊古經。而心實不明。是故起視斯世。風俗之澆漓。不及上古風俗之醇正遠矣。

天文之學失傳
尙須補其缺略
古儒之教失傳
更當補其缺略

兼之異端雜出。遍滿寰區。倘今儒非口是心非。何至安臥枕席。不思急爲拯救。求臻上古老成切實。道一風同之古教乎。○按今儒所論。我中國古時。天文之學。全備無缺。自秦漢以來。則失其傳矣。今泰西諸士。航海東來。精通天象。測驗極工。自數理精蘊書出。我中國天文之學。洵燦然大備矣。夫天文之學。固於國家有益。係人世不可缺者。然較之真教。有關人世。尙屬末技耳。今天文之學失傳。且須他國補之。而真教之傳。一切超性因性之理。原始要終之道。無不包含靡遺。縱使中國古經全籍猶存。且難究極真教之精義。况乎書經秦火。僅收什一於千百乎。是知更須他國真教書籍。補其殘缺也。蓋真教立之上主。人苟篤信無疑。是信上主。非信人言矣。不但此也。自古道云亡。異說紛起。以及佛老之徒出。而古經更見侵傷矣。詳閱歷代史書。其中多參道教無根之語。而外紀荒唐之事。亦得以附會其間。

嗟乎。我中國古經愈傳而愈失其真者。非他國之人壞之。實由我中國人心。喜新厭故。階之厲耳。何也。因後儒理氣之說興。而真傳益滅。諸種雜論。更得以自倡其新奇耳。王安石謬謂氣數一定。一切天變天災。國家治亂興亡。人世吉凶禍福。聽氣數之一定。邵康節妄云。天地有劫數。舉凡天地之始終。人物之存亡。生死莫逃劫數之定然。陸子靜談禪而喪性。王陽明論良知而却行。從是以觀。今儒之滅我古儒。較佛老之害。更加殘毒矣。夫天文之學失傳。不過書籍殘毀耳。古儒之道失傳。非特書籍廢缺。兼有口誦詩書。而心實非之。旁生他解。從而蠱惑其中。竟致亂我古經之原旨。可勝悲哉。甚且傲然自是。俯視一切。別立門戶。收招天下好學之士。不得志之人。厭棄古經。更倡新說。以遂其矜誇自肆之念。諸如此類者。皆係旁門左道。蠱起之根原也。○今古經既已失傳。則真教無窮妙理。其詳不可得聞矣。

昔儒痛
傷古教
失傳較
勝今儒
遠

今儒迷
失真教
病不認
病

尋覓真
教須屏
去凡見
獨抒精
思方能
聆悟

倘無真教補其缺略。何以復明古經之真解乎。○漢唐距秦未遠。古經失傳。卽在
目前耳。彼時儒者。居今稽古。尋墜緒之茫茫。抱殘編而流涕。蓋深知古儒衰亡。而
真教不可復振矣。至宋而英才並起。聰明蓋世。宜其探本窮源。追溯古經實義。按
次補綴。註解分明。使萬世而下。因古經而認真教。將見古經之昭著。如日月之經
天。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乃迷失古儒真教。妄加註釋。病根愈深。愈難救療矣。且師
心自用。自謂道義甚高。文章極古。目空前古。藐小後今。微特諱疾忌醫。且病不認
病。雖有良方。何由治其痼疾乎。○真教之理。係上主自立。至真無偽。至一無二。今
宇內實有此教。行乎人世。其超乎他教。誠如硃硃之與瑾瑜。魚目之與夜光也。予
辨之極詳。予已明達矣。蓋予以上所論真教之至理。諸後儒之異說。以及古經所
以廢亡。不足援證真教。宇內教門。不啻數千種。俱非真教。予言之諄切。洵有確據。

不可磨滅。所以精察明辨。是在吾子。子苟真心尋覓。不爲邪說所惑。至仁上主。必將默佑其衷。使子得聞何教爲真教。方不虛予之所望矣。雖然。尋覓真教。固爲吃緊。倘非屏去夙見。獨抒精思。虛其心以詳加體認。則先入之言。旋據於中。何以撥開雲霧。獲覩青天白晝乎。今吾幸蒙上主庇佑。迪我靈思。獲悟真正性理之學。至實至切。故篤信遵守。不敢或貳其心也。當知人欲詳察真教之理。譬之修室。培根基。砌墻垣。豎棟樑。椽柱。漸次修造。始能成高樓大廈之觀。如吾以前先論人之靈性。是神非氣。後論宇內有上主。尊高無上。能智無窮。一切乾坤人物。盡係此主造成。並非後儒所稱太極陰陽理氣天地鬼神之謂。實爲太極陰陽理氣天地鬼神所從出之大主宰也。子苟明乎上主謂何。愈明吾人靈性謂何矣。至論宇內當有真教。非人所立。定係上主所立。明指世人當執何法以辨真僞。俱有至論。不容稍

混。且援引古經。證明真教。更有確據。並無臆說。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凡此論辨。誠非吾一人之私見。實徵之萬國經史。千古聖賢。然後方敢以得之一心者。質之萬世耳。倘吾言未盡。子自聰慧。必能聞少知多。漸悟大原也。但最關緊要者。惟在分別立教之真偽。以定從違。若真偽莫辨。卽殫盡心思。究何裨乎。



